

诞生于贫苦农家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他的母亲刘氏，是5岁时被其父刘玉斋送给许家当童养媳的，他的父亲许子贵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按许氏家谱，许德华这一代按德字辈排行。

许德华上面有三个哥哥，依次名为德有、德富，轮到他，名该叫德贵，因与其父许子贵犯忌，故起名许德华，这便是许光达最初的名字。因许德华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大家又称他五伢子。

许德华出生的这一年，湖南滨湖各县及长沙等地，由于水、虫等自然灾害，造成民不聊生。长沙一带从元月起连降大雨，数月不绝，洪水泛滥，人民的生命财产付之东流，数百里汪洋一片，死者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

但是，腐朽的清王朝不顾人民的死活，趁机敲榨勒索，巧取豪夺，财主们用发霉的稻谷换走了农民的牛，

抢走了农民的地，霸占了农民的妻女。萝卜冲有个地主，外号何胡子，在城里做官，这一年也趁火打劫，回乡收租，因其横征暴敛有功，朝廷赏他一块匾：“何慧定堂”。他把这块匾悬挂在大堂上，借以炫耀皇恩的浩荡和他的政绩功德。同时，更加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把许多人家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德华诞生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如同冰冻的大地透露出了一点春意，民主共和的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劳苦大众重新被浸入了血泊之中。

许德华的家乡萝卜冲是浏阳河东岸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冲，这里绿树成荫、翠竹成林、阡陌纵横、碧水长流，成片的稻田犹如硕大无比的棋盘，而一座座村落则像棋子一样撒在这块棋盘上。

许德华的家紧靠萝卜冲的西头，是用黄土坯砌成的房子。庭院的前方是个池塘，养鱼种藕，成群的鸭子在塘中嬉戏。池塘的旁边有一眼水井，正好打在泉眼上，泉水咕嘟咕嘟往外冒，甘甜清冽，井上架着吊桶，一上一下，颇有情趣。庭院里长满了挺拔的樟树，硕果累累

的柿子树、橘子树、柚子树，房屋被遮在了绿荫里。

萝卜冲的西边，有一个方圆数丈的黄土堆，高于浏阳河堤，传说是当年农民起义军点将练兵的地方，也是许德华小时候和放牛伢们玩“占江山”的地方。站在黄土堆上远眺，可见高耸的影珠山和飘峰山似一对情人含眸对望；浏阳河从遥远的大围山发源而出，像一条游龙，蜿蜒爬行，从萝卜冲的西面流过，注入了汹涌的湘江。

岁月像浏阳河水悄悄地流逝。甘甜的浏阳河水哺育了萝卜冲的老一辈，也滋养了许德华。

浏阳河是他童年的摇篮，给他留下了色彩斑斓的梦，那一幅幅凄惨的社会生活景象令他恐惧，使他揪心，叫他不解。他时常看见一伙伙衣不蔽体的乞丐，牵儿带女，拄着竹竿，敲开萝卜冲穷苦人家的门，颤抖着手伸过一只污垢的破瓢。

有一天，许德华正和小伙伴们在浏阳河边玩水，看见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坐在河堤上哭，哭得那样悲伤，使人心碎，许德华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湿了，呆呆地望着她们。

突然，那个妇女抱起女孩，猛地跳下河堤。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愣怔地看着妇女的头在水中蹿了几下就没影了。

这情景,深深地印在了许德华幼小的心灵里,可他搞不清这是为什么?只是朦胧地觉得这个社会上穷人是太苦了。

偷着念书的放牛伢

许德华7岁的时候,家境更加困难,他也拿起鞭子,成了放牛伢。他很羡慕在学堂里念书的孩子们,知道自己的家境,不敢向父母提出到学堂念书的事,但在背地里也不知哭了多少次。

离萝卜冲2里路有个屋场叫棣塘,这里有个叫邹希鲁的先生,原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康梁变法”之后,他回到了长沙,和他的同学杨怀中、徐特立等人搞起了“劝学会”,致力于教育救国,在家里办起了私学。

许德华常到棣塘来放牛,他把牛拴在塘旁,来到邹希鲁的学堂,悄悄地站在窗下,看着学生们跟先生念书,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咿咿呀呀地跟着念。

这年冬的一天,许德华又站在邹希鲁的窗前偷偷地跟着先生学。天上飘起了雪花,风也刮得紧了。可是,许德华全然不顾,那朗朗的读书声陶醉了这颗渴求知识的心,终因又冷又饿,晕倒在窗下。邹希鲁和学生们把许德华抬进屋里,给他灌了些姜汤,他渐渐苏醒过来。邹

希鲁在这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偷偷跟他念书的孩子,而今天,他竟然冒雪站在外面,以致于晕倒,令邹先生感动。他问许德华:“你这样爱读书,怎么不进学堂?”

“我家没有钱……”许德华哭了。

邹先生鼻子发酸。是呀,在农村,能念得起书的有几个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哄劝许德华:“伢子,莫哭,你愿意读书,就来喽。”

许德华破涕为笑,忙跪下给邹先生磕头。邹希鲁扯起许德华:“莫给我磕头,还是先给孔圣人磕头吧。”边说边把许德华领到堂屋正中供着的孔子的画像前。

许德华是第一次见到孔子画像,他不知道这个老先生是干什么的,连邹先生都如此敬重他,那他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于是,他面对孔子画像,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从此他成了邹希鲁的一名不交学费的学生,一边放牛一边读书。

邹先生除了给学生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他还给学生讲岳飞、讲屈原,讲得最多的是谭嗣同和黄兴。谭嗣同是湖南浏阳县人,离长沙县不很远;黄兴则是长沙县东乡梁塘人,离萝卜冲和棣堂都很近。谭嗣同、黄兴在湖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许德华从邹先生那里知道了好多道理，使他感叹：在萝卜冲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不久，他的四哥结婚了，四嫂就是黄兴的侄孙女。他从四嫂的嘴里知道了有关黄兴的更多的轶事。

许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半年以后,邹希鲁应聘到许家园小学任教。许德华也随之结束了在棣堂的免费读书,也想跟邹先生到那里去读书。

但是,许子贵不让去,一来家境困难,少帮手,二来他同两个哥哥还没有分家,大哥许长龄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二哥许有道有个儿子,还小,兄弟当中自己孩子最多,本来就给两个哥哥增加了负担,两个哥哥的孩子都没有读书的,而让自己的孩子读书,怕有闲话。可是,许子贵的大哥却坚持让许德华去读书。

许德华天资聪颖,颇得大伯的喜爱,想把他过继给自己当儿子,传宗接代。就这样,许德华上了许家园小学,成了许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许德华 11 岁的时候,母亲生小弟弟许德强得了产褥热,不久便死去了。

母亲在弥留之际,拉着许德华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伢子,好好读书……”许德华抚摸着母亲枯瘦如柴

的手，泪如泉涌，就是靠她这双粗糙的手，操持着家务。她把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儿女和丈夫身上，她是这个家的粘合剂和主心骨，她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干瘪的奶头已无奶汁来滋养新生的婴儿，她离开孩子们去了，永远地去了。许德华哭肿了眼睛，哭碎了心。

母亲死后不久，许德华的大妹妹也死去了。相继失去两位亲人，给许德华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小弟弟许德强送给了人家，几个哥哥各有自己的妻室，爹爹终日忙于农活，没人管他，家里只剩下他和 5 岁的桂妹子相依为伴？

1919 年，11 岁的许德华考入了 梨镇的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与廖沫沙是同班。家里人很高兴，这对于许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大伯，特别得意，逢人便讲。没过几天，乡里都知道了，许子贵摸着他的胡子，整天笑咪咪的。

梨镇县立第一小学设在陶公庙，该庙耸立在浏阳河边的一个山坡上，造型精美，气势磅礴。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那栩栩如生的雕龙画凤，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摆设，使许德华大开眼界，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宏伟的建筑了。

站在陶公庙的台阶上,可以聆听浏阳河汨汨的流淌声;俯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争相漂过的点点白帆,令人心旷神怡。

到校之后,许德华还听人讲过关于陶公庙的一段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有位姓陶的外乡人来到 梨镇,因见这里的孩子们无处念书,就开办了学堂,使当地的孩子们都能念上书。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给他修了庙,起名“陶公庙”。

许德华入学之时,梨小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已经打碎了孔子的牌位,学生入学不再拜孔子。但是,许德华已经把孔子的形象印在了脑子里,十分崇拜这位圣人。

梨镇是个水陆码头,这里因其交通方便而与外界联系得很紧密,社会上的各种流派、主义,在这里都有市场。教师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互论短长。从装束上看,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

在学校里,持不同观点的教师们时常争论,各抒己见,唯我独尊,什么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呀;什么辛亥革命,俄国苏维埃政权呀……如此等等。

许德华是勤于思索的,透过纷纭复杂的各种思潮,他摸索着,窥探着,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现在似乎懂得

一些了。

在 梨小学，许德华开始接受民族民主思想的教育，他和同学们最爱唱的歌子就是：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我们要做主人，
齐奋斗！

这种民族民主的气氛感染和熏陶着许德华。

考入长沙师范

1921年,许德华从 梨高小毕业,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

许德华考入长沙师范,这是许家的又一件大事,全家人高兴之情可想而知了。但是许子贵却闷闷不乐,摸着胡子在心里盘算着,要把过继给大哥的许德华要回来,用另一个儿子替换。果然,他硬是要回了许德华,而把三儿子许德富过继给了大哥。

许德华是长沙师范的第 11 期学生。同班同学有廖沫沙、丑志剑、杨展、谢鑫等。该校学制为五年,第一年为预科,后四年为本科。事也凑巧,许德华最崇敬的老师邹希鲁也受聘来长沙师范任国文老师。邹希鲁对许德华来长沙师范念书很高兴,亲切地嘱咐一番。长沙师范学校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近代史上出了许多名人。它是 1912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由徐特立创办的,开始时设在泐塘寺这座古庙里,开创初期条件艰苦,徐特立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并聘请一批

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他的同窗好友邹希鲁曾扶佑过他，并担任过长沙师范的第五任校长。时隔几年之后，邹希鲁再度应聘来长沙师范任教，正好是许德华的国文教员。

许德华来长沙师范念书的时期,马列主义已经传播到了中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些觉醒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在长沙师范学校，许德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过《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新的理论像和煦的春风吹进他的心田，视野开阔了。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在长沙读书期间,许德华和他的同学杨展、谢鑫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岳麓山。黄兴、蔡锷、刘道一等革命先驱的遗骨就埋葬在这里。他们的光辉业绩惊天地、泣鬼神,启迪后人。在岳麓山上,有成片的枫林,当枫叶红了的时候,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给人以激励,给人以力量。每逢许德华登岳麓山时,都要在蔡锷墓前停留,望着墓旁的三株挺拔的红枫,回忆有关蔡锷登岳麓山的故事。当年,蔡锷曾与好友唐才常登上岳麓山之颠,忽闻林中风声飒飒,宛如江涛阵阵,蔡锷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慨然吟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吟罢,蔡锷指身旁一千年古枫,奋然曰:“男儿当学此古枫,刺破青天,锋刃犹在。吾从今日起,改良寅为锷。”蔡锷死后,人们把他葬在岳麓山上,在他的墓旁栽了三棵枫树。如今,墓旁的这三株枫树已是苍劲挺拔,直刺青天了。望着墓旁的三株枫树,许德华决心学习枫树的风格,不惧刀斧虫噬,雷轰电击,昂首挺立,直傲苍穹。

岳麓山上的刘道一和曹庄的合葬墓也是许德华经常瞻仰的地方,缅怀这对忠烈夫妻,令人激奋不已。刘道一是近代民主革命者,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县人,1904年参加兴中会,1906年参与发动“萍、浏、醴”

起义，失败后为清吏所捕，在被拷问时高呼：“士可杀，不可辱，死则死尔！”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与其妻曹庄合葬一墓。他死后，孙中山写诗哀挽：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后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何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许德华由衷地敬佩刘道一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对杨展说：“大丈夫当如此，生得伟大，死得壮烈。”

钻研马列主义

在长沙师范学校给许德华任课的老师还有王季范、朱建环、曹典琦、陈昌甫等人，他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在共产党员、国文教师曹典琦的引导下，许德华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他经常与进步同学讨论时事，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他到校后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把日货扔进湘江。

1923年3月27日，旅大租期已满，但日本帝国主义拒不交还。4月5日这天，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决定从5月中旬起，对日经济绝交。在外交后援会的号召下，工人学生闻风而动，日本在湖南的银行、工厂一概关闭。当时的民谣是：“工人一声吼，长沙城里瓦起飞。”

面对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

义疯狂地使用了暴力。6月1日,当革命群众在日轮上检查时,日舰“伏见号”水兵在金家码头向岸上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工人王治元和小学生黄汉卿二人,重伤五人,轻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外交后援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决定举行罢市、罢工、罢课。许德华和同学们参加了6月1日晚及第二天工人和学生抬着的被害工人、学生尸体的大游行,参加了6月4日的追悼大会,并在会后向赵恒惕政府请愿。

长沙城里,响起了“打倒卖国贼!”“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声。然而,游行的队伍遭到了军警的镇压,敌人的马队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警察的警棍向游行的人们劈头盖脸打来,有人倒地,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游



1925年5月,许德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图为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

行的队伍被冲散了，军警们追捕着逃散的人们。

1925年5月，许德华由毛东湖、陈公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仪式是秘密进行的，当他看见墙上挂着的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时，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想，把马克思画像同孔子画像，同陶公的塑像联系起来。这时的许德华，对于孔子的道德文章已经了解很多，对陶公也是敬慕的。但是，自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便认定它是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的最好的理论，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为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自豪。

被选进黄埔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于 1924 年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在共产党的推动与协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办起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这对许德华很有吸引力，他决心投笔从戎。

许德华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爹爹，许子贵却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此，许子贵来到长沙师范学校，找到邹希鲁，请先生劝劝许德华，让他打消当兵的念头。邹希鲁却说：“人各有志，由他去吧！”

许子贵说服不了许德华，只是哀叹：“儿大不由娘啊……”

1926 年春，湖南省委决定选调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军事。农民的儿子许德华被选中。

广州，是革命力量集聚的城市，是广大革命青年日夜向往的圣地，能够到广州去学习军事，使许德华十分高兴。去广州是秘密行动，家里人谁都不知道，他只给爹爹留下一张‘南下求学，诸事勿念’的字条，便匆匆上

路了。

火车一声长鸣,徐徐驶出了长沙车站。许德华的心里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惆怅。虽然,他一直在外面念书,可是,出远门还是第一次。离开亲人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他想到了爹爹,想到了大伯,想到了邹先生,想到了未婚妻桃妹子,就此一别,天各一方,他为自己临行前不能向他们告别而深感遗憾。

在黄埔军校

1926年1月，许德华到了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经过三个月的入伍生期训练，进入黄埔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

在黄埔军校，孙中山的遗训是学生们的座右铭：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日夜匪懈，主义是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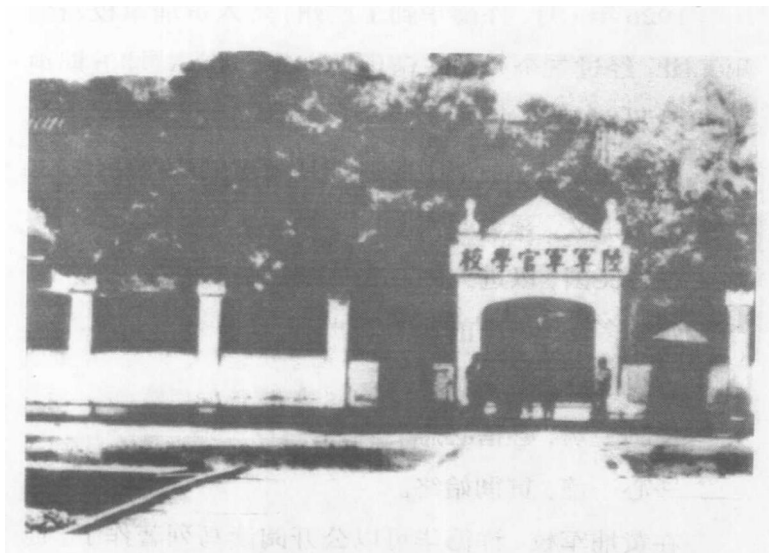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在黄埔军校，许德华可以公开阅读马列著作了，他读了《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

黄埔军校里，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如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德华入学不久，就听到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题为《武

力与民众》的报告。周恩来说：“我们的军校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基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为民众来学习，将来为民众去打仗……我们的军队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具，是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武器，我们要铭记这个使命。”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在教学上有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政治调查等多种形式，并成立宣传队、血花剧社等，以锻炼学生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谭延、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鲁迅等社会名流先后到校

作过演讲。军校还办有校报、校刊、专刊、丛书、画报等众多的刊物，在国内外广为发行，这些都成为许德华的精神食粮，成了他学习的园地。

每逢星期六，军校都组织学员过组织生活，许德华常和其他党员一道由长州岛坐船过海，徒步进城，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听课，或到工厂、农村去做社会调查，接触了社会，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黄埔军校有自己的校歌，许德华很爱唱黄埔校歌：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
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
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1926年9月3日，毛泽东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许德华在长沙师范念书时就听过毛泽东的讲演，熟悉他的声音。而今日，毛泽东已不可同日而语，他已成为国民政府的要

员，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代理部长。坐在毛泽东面前听讲演，许德华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毛泽东声音洪亮，用词凝练，挥动着有力的手势，侃侃而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你们看，最下层的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压在它上面一层的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的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俗话说‘百姓齐，泰山移’，只要穷苦大众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这几座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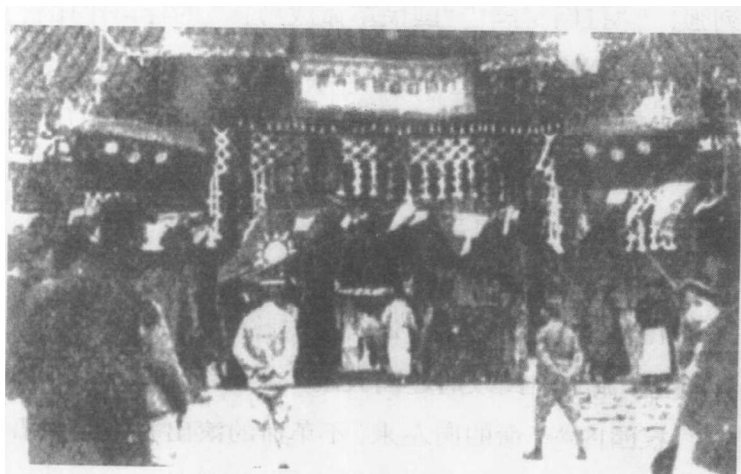
毛泽东精辟的论述，拨动了许德华的心弦。

在黄埔军校，军事训练是相当正规的。军校里的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季方等颇有才干的军事将领担任教官，还有苏联政府派来的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斯切藩诺夫等富有作战指挥经验的专家担任军事顾问。学员们的军事训练是一丝不苟地按操典进行的。许德华平时很注意养成训练，军政素质提高很快，他的军人姿态一向是很标准的，是全队的队列动作标兵。即使是平时走路，也总是迈着标准的

军人步伐，每步跨的距离几乎相等。

许德华除了学炮外，也参加对刺训练。当时，他们队上有个外号叫‘大块头’的学员，因身高体壮，是刺杀冠军，许德华几次同他较量，都败下阵来。后来，‘大块头’竟然骄傲的不肯再同许德华对刺，轻蔑地说：“等你练两年之后再来同我较量吧。”许德华感受到了侮辱，更加发愤地苦练刺杀动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北校场誓师北伐。校场上，群情激奋，士气高昂；“我不杀贼，贼岂干休？势不两立，义母责犹”的誓词震撼人心。那些将去前线的将士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要为军人的事业到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沙场上去决一雌雄。

黄埔军校有一大批学生随军北伐,许德华真羡慕他们啊,在为战友送行的时候,他心里发痒,自己安慰自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也会上战场的。”

1926 年底,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许德华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随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武汉分校校本部设在两湖书院,该院系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许德华刚到武汉时,正值革命高潮,北伐军打垮了盘踞两湖的北洋军阀,会师武汉。这时的武汉是政治、军事、文化、革命的中心,大街小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标语比比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不绝于耳。武汉分校的士气也是相当高昂的。在校门口,粉刷有两行庄严的标语:

“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

“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

在校门两旁的墙上,制有对内政纲和对外政纲,对面墙上,制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

校园内“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标语牌令人拍手称快。

许德华一直处于昂扬的精神状态中，受革命气氛的熏陶，更加努力地学习军事，钻研理论。他的床头摆着厚厚一摞书，有《向导》、《中国青年》、《创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及蒋光慈的《赤恋》等，他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

第一次上战场

1927年初,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支持下,反革命气焰嚣张,整个武汉笼罩在疑云迷雾之中。

武汉分校是社会上一根锐敏的神经,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由校内到校外,两派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明争暗斗难以掩饰。

蒋介石拥兵自重。3月12日,武汉各界群众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大会,实际上是反蒋动员大会,武汉分校每队派20人参加,许德华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进行中,武汉工人代表走上主席台,揭发蒋介石背叛革命、祸国殃民的事实,主张罢免蒋介石所兼各职,一致申罪致讨。正讲得慷慨激昂时,武汉分校第五期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别有用心地站起来反对,提出质问,当场退席,以示抗议。他们不听大会总指挥的劝告和指挥,引起群众不满。许德华和进步学生当即同捣乱分子据理力争,批评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料这些人竟动起武来,打伤许德华等学员及工人代表。有人返回校本部报告,

旋即由武汉分校特别党部召开各队紧急大会。许德华和同学们慷慨陈词，一致坚决要求反蒋。校方根据群众的呼声，把一部分闹事的学生清洗出来，关了禁闭。

3月15日，许德华同武汉分校的同学集合在两湖书院大操场上，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同学们面对孙中山遗像三鞠躬，静默三分钟，庄严肃穆。之后，高呼‘打倒独裁的蒋介石’等口号。会后，同学们高唱《国际歌》、《黄埔行军歌》等歌曲，一路游行到汉阳门过江。

游行回来，许德华看见有一队工人纠察队员走过来，他们满脸怒气，有人一边走一边撕下臂上的袖章，扔在地上。许德华凑过去，问明原委。原来，陈独秀怕



刺激蒋介石，下令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

许德华深感震惊。可是，年轻的许德华哪里知道，当时的陈独秀总书记自愿地放弃了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此，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革命被浸在血泊之中。

4月2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各期学生召开讨蒋大会。会上，散发了讨蒋宣传大纲。

许德华读着这份富有战斗鼓动力的讨蒋宣传大纲，深思着，恨不得立即盘马弯弓，到火线上去讨蒋，他已经意识到今后的革命更加艰难。

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进至距武昌城仅几十里的纸坊车站附近。被蒋介石收编的四川军阀、第20军军长杨森，乘武汉空虚，由鄂西进至距汉阳县180里的仙桃镇。原由直系军阀投诚过来的第15军军长刘佐龙亦受蒋介石的怂恿，由鄂东方面向汉口推进，这几支部队对武汉三镇形成包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在武汉危急的情况下，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受命西征。西征总指挥是

武汉的卫戍司令叶挺。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副师长杨树松、师党代表恽代英。第五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合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张洪儒为团长。

5月17日下午，中央独立师在武汉分校的操场集合，师部发给学员子弹和行军作战必要的装备。武汉分校的学生，变为士兵了。

叶挺、侯连瀛和恽代英作了战斗动员。嗣后，第二团由团长蓝腾蛟率领，沿粤汉铁路正面攻击夏斗寅的14



中央独立师师长叶挺

师。许德华所在的第一团由团长张洪儒率领渡过长江，向汉阳仙桃镇前进，迎击杨森的20军。第三团由史文柱团长率领，向长江下游，沿葛店、青山之线布防。女生队的同学临时编到师政治部、医院以及各连，

担任宣传救护工作。

军校的学员,大多数没上过火线,突然接到作战命令,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许德华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兴奋中多少有一些紧张。说来也怪,当他进入阵地,敌人的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倒地时,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如果不是炮兵的职责把他限制在炮位上,他真想端起刺刀,跃出战壕,把寒光闪闪的枪刺捅透敌人的胸膛。

许德华和炮队的学员把仅有的 5 门教学炮推来参加战斗,他和战友们精确地判断距离,捕捉目标,把凝结仇恨的炮弹泼向敌人的阵地。

杨森和刘佐龙的军队不堪一击,刚刚接火不久,就狼狈逃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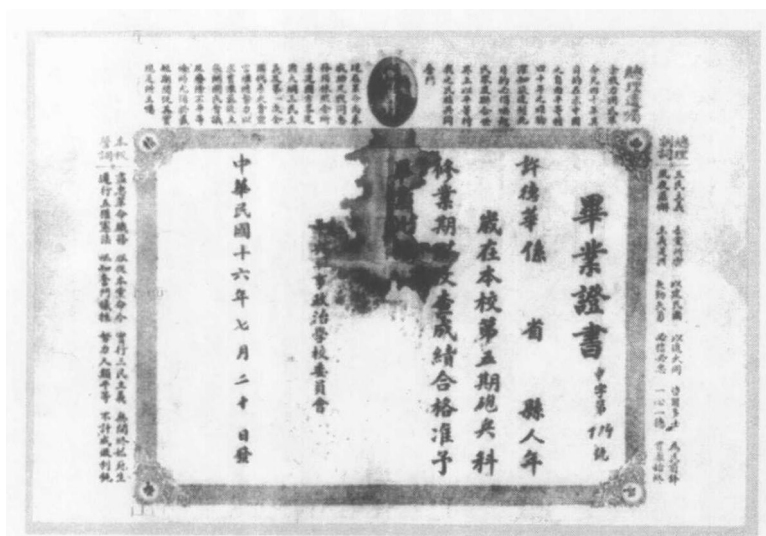
这次战斗中,许德华负了轻伤,因其作战勇敢,受到团长的嘉奖,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第一次负伤,也是第一次受奖。

战斗胜利结束了,还没有返回武汉,又传来“马日事变”的噩耗。5 月 21 日,何键部 35 军的团长许克祥,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在长沙城突然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等革命机关,一时间全城刀剑横飞、枪声大作,对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中央独立师接到命令，暂不解散，枕戈待旦，防备许克祥的部队进攻武汉。许德华严密关注着长沙的动态，这不仅因为那是他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摇篮。同时，他惦记的是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中好多都是共产党员，在这场腥风血雨的事变中是否罹难？

追赶红旗

1927年7月,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公开与蒋介石合流。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革命进入了最低潮,这对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在黄埔军校里,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校方的逼迫下,自动放弃了共产党党籍。



许德华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炮兵科。
这是当时颁发的毕业证书

在此形势下,武汉分校将五期提前草草毕业。许德华根据党的指示,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的第四军直属炮兵营当了见习排长。不久,随军移防九江。

九江,这座驰名中外的南方小城,眼下,也已失去了往日的静谧,恐怖的气氛弥漫全城。许德华的心里异常苦闷,他不明白,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声有色的国共合作,一下子付诸东流?为什么蒋介石能倒转革命的车轮?他不知道革命会向何处去;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普通的党员该做些什么。他时常溜到九江城里去闲逛,因为在九江街头的饭馆茶肆里,常有一些武汉分校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传播各种消息,评论局势的变化。他要从中寻找革命的动向,探索革命的进程,他不能、也不愿在迷惘中徘徊,不能在苦闷中堕落。

1927年8月1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九江城:叶挺、贺龙将军率部在南昌暴动了!许德华和几位炮兵营的共产党员都激动不已。革命的旗帜终于打出来了。第二天清晨,他们接到中共九江市组织的指示:炮兵营的共产党员立即去南昌参加暴动。许德华喜出望外,他和炮兵营的其他5名共产党员分别溜出了兵营,来到集合地。

此时,国民党 25 师师长李汉魂已封锁了南浔线上的重镇马回岭,铁路中断了。大家非常焦急,许德华提议:“用我的腿去追上红旗!”“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于是他们翻过庐山,沿着赣江南下。6 天以后,他们终于出现在赣江南岸。

但离南昌城不远,他们就感到气氛不对,城头上既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果然,在路口处,他们发现一张由张发奎署名的告示,上面写道:“叶挺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致讨,以谢党国。”

“不好,张发奎的部队进了南昌,这家伙彻底倒过去了。”党小组长老黄说。

“叶、贺部队呢?”许德华焦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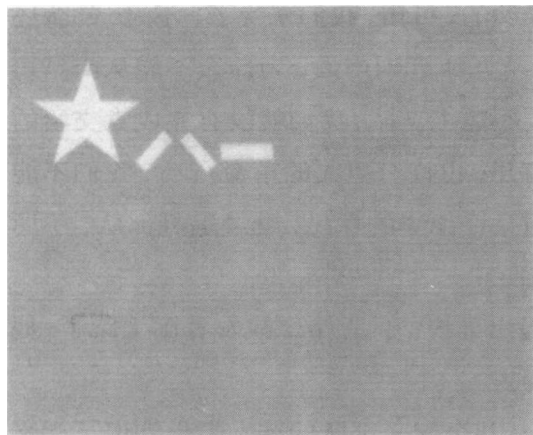
“很可能已经转移了。”老黄猜测着。

“转移到哪里去了呢?”有人问。

无人回答,大家都沉默了。突然的变化,使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猛然,一声霹雳,夏日的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淋得他们不得不躲进路边的一座草棚里。

这时,许德华从外面打探来了消息,叶、贺部队两天前就全部开走,他们沿抚河下临川去了,张发奎部队



八一军旗

昨天下午才
进城。

“那我们
怎么办 往哪
里去呢？”有
人焦急地问。

“先住下
来再说。”

“不行，
张发奎的部

队不是进城了吗？”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罢，谁能在哪里找到党，谁就到哪儿去。”

“那怎么行，党派我们来参加暴动的啊！”

他们在昏暗的草棚里争吵起来。许德华一直未说话，他思索着，忽然，他一拍脑袋，激动地大声说：“追咱们追上暴动的部队。”

“可是，能追得上吗？”有人问。

“假如……追不上，那可麻烦了。”

大家沉默不语了。

最后，老黄严肃地作出了决定：“同志们，党派我们

来南昌是参加暴动的,可惜,我们来晚了。不过,部队还在前头,我们能从九江赶到南昌,为什么不能从南昌再去追赶部队呢!不追上部队,我们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部队往南开,也许有更大的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再耽误了。我同意许德华的意见,继续追赶部队,不愿意去的,可以随便。”

大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6个战友冒雨上路了,他们沿抚河向南奔去。

途中,他们从几个起义部队的逃兵嘴里知道了起义部队正在临川,心里非常高兴,追了这么多天,总算有了盼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走过一个叫王家洲的镇子的时候,被一伙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许德华急中生智,将九江党组织的介绍信塞进了他那只开了线的单鞋的夹层里。这伙人看样子也是从起义部队里逃出来的。他们搜走了许德华等的银元、衣服和钢笔,还强行扣留了他们,企图拉他们入伙。晚上,他们趁看守出去抢劫的机会,拆掉天窗,逃了出去。他们沿着漆黑的山路,拼命地奔跑,一刻也不敢停留。

第二天清晨,他们来到一个山村旁。同伴中的江西人杨实人去打听了一下方位,才知道,这一夜,他们没

有向南走，却一直向西北跑了足足 60 来里路，已经进入高安县。这里离临川少说也有 200 里。

“大家说怎么办吧？老黄把手一摊，一筹莫展。

“再往南呀，不过是多跑点路。”许德华一心想赶快追上部队。

“看你那副模样，能跑得了吗？老黄指着他脚上底和帮快要分家的鞋子说：“我们现在身无分文，这样去追赶部队，一路上还不得饿死？”

是啊，这的确是个实际问题。许德华面对现实，无言以对。

“老黄，我有了办法。”杨实人突然说话了：“这里离高安县城不远，不如先到我家去，我再想办法找高安党组织协助，行吗？”

老黄说：“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于是，他们来到高安县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高安县党组织想留下他们一起搞农民武装，被他们婉言谢绝了。许德华坚持要追赶起义部队，他说：“参加起义军，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红旗在前，有志者事竟成。”最后，杨实人留在县里工作，许德华和其他同志继续南下。他们又在赣南的丛山峻岭中奔走了十来天。

一天早晨，他们走进一个山村，村里的墙上贴满了

标语：“打倒蒋介石！”“起义万岁”……醒目之处，还有一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签署的布告。

他们兴奋起来，起义部队就在前面。他们忘记了疲劳和炎热，快速赶路。傍晚时分，他们汗津津地来到了宁都边。

哒 哒
哒！”一阵嘹亮的号声传来，多么熟悉的声音呀！一股热流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贺龙签署的起义告示

“快看 哨兵的红领带！”

这红领带是南昌起义部队的标志，他们出发前，党组织也发给他们每人一条。现在，他们赶紧拿出红领带，把它系在脖子上，满怀喜悦地奔进城去。

他们终于追上了起义军的后卫部队 25 师，师长周士第。在这里，许德华还意外地遇见了黄埔军校时的老同学廖运周，他现在是 25 师 75 团的参谋。

娃娃排长

在南昌起义后卫部队 25 师里，许德华被分配到 75 团 3 营 11 连当排长。

75 团是个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在北伐时期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屡建奇功、荣膺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团长孙一中就是当时的副营长。战士们看见上级分配来了个 19 岁的娃娃当排长，文质彬彬的，说起话来还有点腼腆，虽说是军校毕业，但

是个学炮的，就有些看不起他，暗地里称他为“娃娃排长”。

这时，起义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部队决定攻打会昌,然后转道去汀州、上杭,直下潮州、汕头。

一天,连党代表廖浩然向全连传达了上级的作战命令,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许德华也精神振奋,这是他参加起义部队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他认真地做着准备,检查了全排同志的枪支弹药。

夏夜,牛毛细雨下个不停,天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长满了苔藓的山路崎岖不平,有人不时摔倒。天亮时分,部队翻过一座高山,赶到了目的地。75团奉命立即攻占会昌城西寨寨的制高点。11连是全团的尖刀连,而许德华的排又是尖刀排,他率领全排士兵爬山涉水向上冲。许德华腿长身体壮,他‘刷,刷’地跑在前头,几个老兵几乎赶不上他。他们开始佩服起这个“娃娃排长”来。在许德华的带领下,他们一阵风似地冲了上去,一会就占领了第一个山头。

攻打第二个山头的时候,敌人居高临下,密集的火力网使我方前进受阻。不知怎的,排里的那挺机枪又卡壳了。正在关键时刻,许德华冲过来,一把推开那个惊慌失措的机枪手,夺过机枪,几秒钟内排除故障,端起机枪,狠命地扫射起来。这时,连长李逸虹立即领着部队冲上了山头。75团乘胜追击,在会昌城里与对面冲过

来的 74 师会合。红旗终于插上了会昌城头。

打这以后，许德华在士兵们眼里的分量重了起来，“娃娃排长”的雅号再也没人叫了。

起义部队自攻打会昌以来，长途跋涉 20 多天，从江西经福建的长汀，沿汀江来到粤东，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的人数愈来愈多，大家迫切希望能驻下来，喘口气，整顿整顿。当他们进入大埔县三河坝以后，前敌委员会决定分兵两路，叶、贺率领主力继续沿江南下潮汕；朱德指挥 25 师留守三河坝，监视梅县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转移。这样，他们在三河坝休整了 10 天。

很快，敌军总指挥钱大钧纠



三河坝战斗时朱德指挥部所在地田氏宗祠

集3个师从松口方向追来，万余敌人将全部压在25师身上。大敌当前，朱德和25师师长周士第决定：离开中心区，到河东凭河据守，阻敌过河。

这时，11连连长李逸虹已调走，由许德华代理11连连长。“娃娃排长”升为“娃娃连长”了。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连长的职务可以代理，但打仗却不能当替补。

许德华所在的75团是在阵地的最前沿，而11连又是75团的前沿重点。这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指挥官来说，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他不断地督促全连士兵加紧修固工事，不要麻痹大意。

第二天下午5时，钱大钧带领三个师进入三河坝，他们在江城观音阁上架起了迫击炮，开始向笔枝尾山发起进攻。他们从松口调来大批船只，在大麻莲塘、梅子崇一直到归寨、南门坪一带广阔的江面展开了强渡。

许德华指挥全连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400多名敌人爬上河滩。成批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小松林里。小松林成了一片火海，把韩江滩头映得通红。火光中，许德华看见河滩上的敌人正疯狂地冲上来，韩江上的敌船也排成了行。他咬着牙高喊：“打！把敌人统统打下去！”哒

哒哒”，全连士兵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射击。但是由于敌人的炮火凶猛，连里先后伤亡 20 多人，机枪手也牺牲了，而敌人还拼命地向上冲，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孙一中团长出现在小松林里，他把手中的一支二十响一挥，高声喊道：“全体跟我冲，把敌人压下去！”许德华首先跳出战壕，率领全连士兵冲了下去，全团的 6 个连像泰山一样压了下去。韩江滩头，短兵相接，刀戈乒乓，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了一片，400 多敌人终于被歼灭了。

第三天清晨，钱大钧调来了更多的船只，战斗很快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打退敌人两次冲锋之后，许德华的 11 连只剩下 20 来人了。他们有的头缠渗血的绷带，有的腿裹污黑的纱布。团长孙一中和连党代表廖浩然也受了重伤，被抬下了战场。下一步该怎么办，靠这 20 来人能守住阵地吗？许德华焦躁起来。

这时，天下起了大雾，万物都被淹没在浓浓的白雾之中。只有韩河的流水哗哗作响。敌人在大雾的掩护下，又渡过了韩江，抢占了滩头阵地，有的敌人又开始摸了上来。

师参谋长游步红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小松林，对许德华说：“快带几个人下去，乘雾大捅他一下子。”

“是！”许德华抱起一挺机枪，带着三排剩下的六

个战士下了山。

他们摸过去,先甩了一排手榴弹。大雾里,敌人弄不清山上下来多少人,有的就地趴下来抵抗,有的拼命往河边跑。许德华纵身一跃,端起机枪,向那影影绰绰的人群扫射起来。他把满腔的愤怒化作复仇的子弹。忽然“轰”的一声,一发炮弹在许德华身后爆炸,他被巨大的气浪推得打了个趔趄,他感到腰部好像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一阵巨痛,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后腰,啊!血!鲜红的血液已经浸湿了他的衣裳。该死,怎么负伤了,他想继续向前冲,可一步也挪不动。天地开始旋转,他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负伤之后辗转找党

许德华负伤之后,许德华和党代表廖浩然被安置在三河坝附近的茂之前村一户农民家里养伤。

这次养伤,还有一段情深意长的故事。

茂之前村是个绿竹遮掩,碧水环抱的小山村,村里的群众基础较好,给予伤员以周到的照顾。许德华住在一户姓孙的贫农家里。孙大爹 50 多岁,是村里的老党员。孙大妈也是 50 多岁,身体干瘦,额头布着深深的皱纹,总是抿嘴笑着,十分慈祥。他们的女儿叫翠花,接近 20 岁,是赤卫队员,身上总是背着一支缴获来的崭新的步枪,对它爱不释手,她没有一般女孩家的娇柔之气,更多的却是飒爽的英姿。

许德华住下来的当天,孙大爹就请来一位老郎中,这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医,治疗枪伤有祖传秘方。他精心地为许德华清洗创面,包扎伤口。

翠花对许德华也是无微不至,喂汤喂饭的事大都由她负责。

一天中午,出外买盐的翠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急促地说:“不好了,钱大钧的部队开过来了,要住在这一带,上级让把伤员同志转移到山里去。”说话间,孙大爹也赶了回来,和翠花一起把许德华抬上担架,抬起就跑。

许德华并不惊慌,这是意料中的事,钱大钧被起义军打得一败涂地,必然来搜捕伤员。

许德华被抬进密林深处的一个竹寮,这是看山人住的,已经搭起了竹床,支好了锅灶。当地党组织早就料到这一天,准备得很周密。

密林深处,清雅,安静,成了许德华的疗养院,在这里陪护他的是孙大妈和翠花。

一天晚上,许德华想下床到竹寮外去散步,却听见有人在门旁说话:

“许连长这孩子不错,人品好,又识文断字,我真想把他留下,给咱翠花当女婿。”

“那敢情好,咱儿子当赤卫队牺牲了,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能把许连长留下入赘当女婿,那是最好不过了。”

“不知翠花乐意不?”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她相中了许连长,姑娘的心事可瞒不住妈的眼睛。”

“不知许连长会怎么想？”

“我看能成，他来咱这里养伤 20 多天了，和咱处得像一家人似的，再说，起义的部队早就开走了，国民党又搜捕得紧，劝他留下来，在这里成个家，不比在外面奔波强？”

“那好，我要给区长送封信，过会儿他醒了，你跟他提提这事。”孙大爹声音刚住，沙沙的脚步声由近及远。

许德华心里一阵紧张，当然，说心里话，翠花是个好姑娘，可是，自己身在沙场，岂敢苟安？况且，家乡还有一个活蹦乱跳的桃妹子在等着他呢。许德华一时没了主意，这天晚上，孙大妈果然拐弯抹角地说起了这件事。她说：

“风风雨雨的真不容易，现在你负了伤，起义部队又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你追也追不上，不如在我们这儿长住下，我替你找个姑娘……”

“不，大妈，您老人家还不知道，我已经订了亲了。”

“订亲了？孙大妈惊疑地瞪大了眼睛。

“是的，说起来叫您见笑了，我的婚姻还是父母包办的哩。”

“怎么，你们搞革命的人还兴父母包办？”

许德华笑了，脸微微泛红：“那时我们还小，不懂得

婚姻是怎么回事。”

许德华没有说谎，他是订过亲，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他同那个女孩子青梅竹马。桃妹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谁也不能替代的。

许德华订过亲的事，翠花很快就知道了。再同许德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几分不自然，但在生活上，还是那样细心热情地照料他，只是话少了。

每每这个时候，许德华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愧疚，可是，他的决心是无法改变的。

在翠花一家的精心照料下，许德华的伤势基本痊愈。他归心似箭，要去追赶起义部队，在灵魂深处，他也真怕有一天会不忍离开这里……

孙大妈和翠花一再挽留，可是，许德华去意已定，执意要走。

一个明媚的早晨，许德华走出竹寮向孙大妈一家告别，廖浩然已在村外等待。

孙大妈泪眼涟涟：“你路上要多加小心，找到起义部队就给我打封信来。”

许德华同翠花握手：“翠花同志，再见！”在心里他默默地为姑娘祝福。

翠花的手在颤抖，她强忍住眼泪笑着说：“祝你一路

平安！

许德华猛然想起一事,从怀中掏出 5 块银元递给孙大妈：“大妈,请您收下。”

“这是干什么？孙大妈推回银元。

许德华扑腾跪倒在孙大妈面前,哽咽道：“大妈,您对我胜过亲生母亲,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们部队上有纪律,您一定要收下。”

孙大妈的泪又流了下来,许德华帮她揩去泪：“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来看您。”

“大妈等着你。”孙大妈把一顶斗笠戴在许德华的头上：“戴上,遮雨挡太阳倒是小事,免得让人看出你是个外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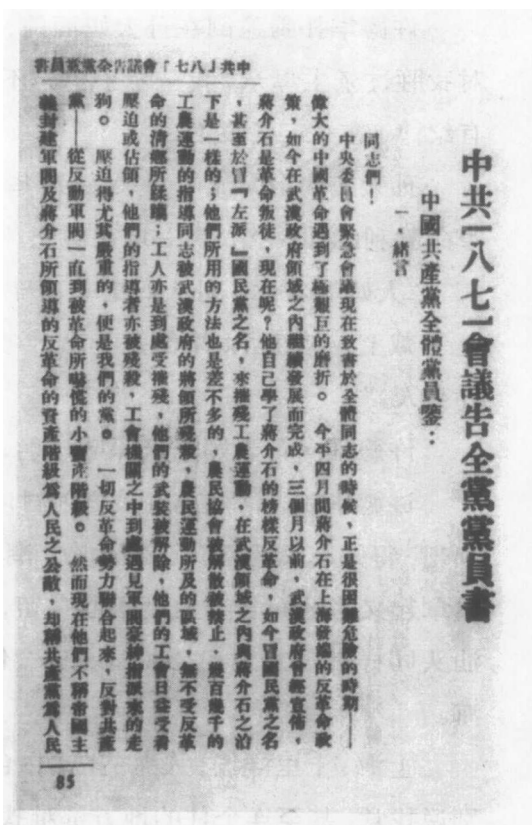
许德华向孙大妈一家深鞠一躬,转身走了。

许德华和廖浩然离开茂之前村以后,先是徒步到了潮州,得知起义的部队已经失败,潮州城里到处张贴着缉拿起义军的布告。他俩不敢久留,又匆匆赶到汕头,汕头同样是一片白色恐怖。无奈,他们又辗转来到上海。

上海,十里洋场,人海茫茫,白色恐怖比潮汕尤甚,别说找党,甚至连个住的地方都难找。幸好廖浩然找到一个有些身份的安徽同乡,在他的帮助下,才在一家安

徽人开的公寓里落了脚。半个多月过去了，连党的影子也未找到，他们已弄得生活无着。后来，他们得到消息说，原 75 团团长、共产党员孙一中，在安徽寿县³³军办学兵团，收集南昌起义失散人员。许光达和廖浩然赶到南京，见到原 75 团参谋，军校同学、共产党员廖运周，并通过他和上海党的中央局接上关系，于 1928 年 1 月共赴寿县。

许德华与党接上了关系，并且担任了中共寿县的县委委员。这时，已是 1928 年春，许德华在寿县正式见到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文件，陈独秀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已经下台，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我们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重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当时，安徽省委有个特别行动委员会，指示学兵团准备参加秋季的淮南暴动。同时，还公开地张贴革命传单、宣传革命的口号，结果暴露了自己。³³军军长柏文蔚派人来学兵团清洗‘共党分子’，孙一中、许德华等人侥幸得以逃出。

党指示由学兵团逃出的共产党员分成两组，分别去北平的方振武部和西北的冯玉祥部，继续做兵运工作。孙一中和廖运周被派去北平，许德华和另外6名同志被派去西北军。

许德华等人昼夜兼程，一路颠簸，来到了武汉。望着涛涛的长江，许德华不由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浏阳河。浪迹天涯，行无定踪，和家里已是好久不通音信了：他向带队的同志请了假，回家去看看。

一个漆黑的夜晚，许德华回到了久别的家——萝卜冲。还是那几间草房，但爹却老多了。当‘五伢子’如同天降般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竟不敢相信是真的，一时老泪纵横。

在家住了两天，父亲又向他提起和桃妹子的婚事。

桃妹子是邹希鲁老先生的女儿名叫邹靖华。许德华则是邹先生的得意门生，同是苦命人。从小都没有娘，邹先生为了桃妹子不被卖掉，1922年许德华14岁时，由双方家长做主，订下了这门亲事。一晃几年过去，桃妹子长成15岁的大姑娘了。此时，邹先生受河北省一个当议员的同学保举，在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桃妹子寄住在她的大哥家，靠绣花挣点钱补贴家用。不能让桃妹子老是到处寄住，总这么等下去呀！许德华心痛了。1928年10月3日，许德华和桃妹子结婚了。

婚后，许德华几乎天天去长沙城，他对家里人讲是去看同学，会朋友。到底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邹靖华在心里也犯了嘀咕，又不好追问，她以女人的细心和敏感觉察到丈夫的心事很重，他有时疑神静思，有时却欲言又止，难道有什么事要背着家人和妻子吗？

这时候，家里面谁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心急火燎地还要出走。他的任务是去西北军，那里有同志在等他。妻子是温存的，可爱的，新房的温馨当然要比逃亡的生活惬意。可他不能恋着‘窝’不走啊。他不想让妻子过早地知道，他要在走的那天才告诉她，即使她难过，他也得走。

可是，许德华还不知道，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

婚后第 10 天，一封由武汉的特务机关拍来的加急电报飞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顷获匪犯供称，长沙东乡许德华系共党分子，速缉拿归案。”

长沙警备司令部的谢立仁得知了这一消息，吓出了一身冷汗，却又不敢声张，赶紧借故跑回家，告诉了妻子。让妻子速去萝卜冲给许德华报信，让他快点逃走。

掌灯时分，大姐委托送信的老信子赶到许德华的家。

传来的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把桃妹子震懵了，她惊恐地问：“德华，你当真是共产党？”

许德华点点头：“我在长沙师范念书时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狗吠。老信子催促着：“快逃吧！”

桃妹子快速给丈夫打点了一个小包袱，塞在他手中：“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她的声音哽咽了。

许德华给妻子揩泪，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一狠心，跨出了新房的门。

桃妹子把许德华送到浏阳河边。

黑夜沉沉，看不清脚下的路。许德华过河后不敢走大路，沿着稻田的池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逃到了

东山镇，隐在一棵橘树下擦汗。“武汉的特务机关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呢？直到这时，许德华才顾过来想这个问题，他猜测一定是先去西北军的那6位同志出了问题。

许德华猜对了，先去西北军的6位同志在途经武汉停留时，其中的一个人去逛妓院，被敌人抓住。他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全盘托出。幸喜另外5名同志闻讯逃出，四散而去。

武汉出了叛徒，西北军是去不得了，到北平找孙一中去。但他身上的钱，只够买张到邢台的车票，他忽然想起，邢台离清河不远，先去找岳父再想办法。

邹希鲁单身一个外乡人在清河做官，地头蛇常来找麻烦。他不知道女婿是共产党，只知道他是黄埔生，有两下子，想留他在身边帮把手，许德华则是时刻不忘枪把子，他想先把清河县武装搞起来，然后再找党组织。

此时，为了避开特务的注意，许德华又改名为许泛舟。

1928年10月，许泛舟走马上任，当上了清河县的警察局长。

邹县长领许泛舟视察了县里的武器库，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杂库，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有先进的步枪，有正在被淘汰的土炮、鸟枪，还有老式的冷兵器，如鬼头

刀、七节鞭、长矛等。

许泛舟心中已有打算，向邹县长建议把这些武器用起来，先组建一支保安队，用来维持社会治安。

邹希鲁深以为然：“这个主意好，劳你费心了，这些家伙随你调遣了。”

许泛舟暗自高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支四五十人的保安队组建起来了。

正当许泛舟意欲在清河县组织一批武装之际，又出现了意外。

长沙警备司令部已经了解到许德华的岳父在清河县当县长，估计到许德华可能躲在这里，准备派人来清河。谢立仁得知这一情况后，再次派妻子把消息告诉了许子贵。

许子贵当即让大儿子许德有、四儿子许德富速去清河，给许德华报信。

邹希鲁知情后又惊又怕，声音颤抖：“泛舟，你……你是共产党？”

许泛舟老实地回答：“是的。”

“嗨，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想入个什么党，这下可好，搞出事来了。泛舟，你只好走吧。”邹希鲁埋怨女婿，也为他担忧。

“爹爹,我是要走的,决不连累你。”许泛舟想安慰岳父。邹希鲁却说:“我怕什么,我已经不想当这个芝麻官了,我还是回长沙教书去,我是替你担心。”

“我去北平。”许泛舟平静地说,其实,他原先就是这个打算。

邹希鲁把一个小包袱递给许泛舟:“这是桃妹子给你带来的换洗衣服,还有一双鞋。”

许泛舟打开包袱,是自己在家里时穿过的几件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那双黑面白底布鞋是新做的,千针万线,密密匝匝,寄托了妻子的无限深情。他不由得心头一热,苦命的桃妹子啊,是我连累了你。

尽管十万火急,但临走之前,许泛舟还是决定要干一件大事。

11月19日,是许泛舟20岁生日。许泛舟出面要伙房打酒买肉,为自己过生日。

警察们听说局长请吃酒,一个个受宠着惊,争相赴宴。许局长今天是特别的开恩,把在狱监里站岗的警察也都撤了下来“同乐”。很快,这帮家伙就东倒西歪,醉成了一摊泥。

许泛舟见时机已到,悄悄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桶煤油倒在一间房顶,放起火来。待到火光四起,他把

政治犯们的牢门打开,让犯人们乘机‘炸狱’。许泛舟还把武器库的大门也打开,让犯人们把所有的武器全带走。

等到警察们醒过酒来,只见烧得一塌糊涂,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到处找许局长,却不见他的踪影。邹希鲁悄悄来到许泛舟的住房,但见砚台下压着一张诗笺: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犹强劲,
任你东西南北风。

邹希鲁心里明白了,放火和放走犯人都是女婿干的,他赶紧揣起这页诗笺。

显然,许局长是‘畏罪潜逃’了。警察们见局长已逃,便一古脑地把失职罪推在他的身上。

随后,省警察局派人来查办。结论是许泛舟办生日造成火灾,致使犯人炸狱,系渎职罪。

作为县长的邹希鲁,同样是犯下渎职罪。这样,许泛舟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减轻了岳父的罪责,但邹希鲁却被罢了官。

几天之后,长沙警察司令部来了5个抓许德华的

人,却扑了空。

中共清河县委根据“炸狱”的政治犯介绍的情况,估计许泛舟很可能是共产党人,马上派人与之联系。可是,已经晚了,许泛舟已不知去向。

许泛舟跑到了北平。墙头上贴着缉拿许泛舟的告示,看来,许泛舟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好在北平没有缉拿许德华的布告,他只好又恢复了许德华这个名字。

许德华在北平,也是两眼漆黑。但他找到了西北军方振武的部队,并打听到廖运周在该部队的 96 师当参谋,遗憾的是,这期间,廖运周在不家,许德华只好耐心等待,在天寿公寓大病一场,要不是公寓老板的女儿隋小姐好心相助,几乎送命。

不久,他和廖运周接上了头,廖运周提出,让许德华到无锡廖运泽处,然后再到上海找孙一中。许德华到了无锡后,在廖运泽的警卫营里当了排长。不久,部队移驻芜湖。通过本营另一名排长、地下党员廖多丰、同中共芜湖地下组织负责人接上关系,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在上海举办军事训练班,为各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培养干部。安徽党组织推荐许德华去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遂再次更名洛华,于 1929 年 7 月间由省委介绍,到达上海。在军事训练班里,许德华意外

地见到了寻找多日的孙一中，他也是前来受训的。

1929年10月，军事训练班结束，许德华和孙一中被派往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下的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德华改名许光达，孙一中改名孙德清。两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30年2月5日在监利的汪家桥会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党中央任命孙德清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许光达为参谋长，下属两个纵队约1400人。当时，军司令部只有参谋长许光达和两个参谋共三人。

红六军参谋长

1930年2月7日,也就是红六军成立的第三天,在新观寺召开万人大会。一方面,纪念二七大罢工七周年;另一方面,红六军誓师出征。被鼓足了劲的红军战士,同仇敌忾,浩浩荡荡地开赴前线,人民群众夹道欢送,祝子弟兵打胜仗。

许光达领导的军司令部,说起来只有三个人,参谋长外加两个参谋。这是个比较精干的班子,一切作战计划,都经过许光达的审定,传达到部队中去。在这之前,洪湖游击队都是‘长官’说了算,令出一人,不论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完全取决于长官的意志,而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光达很重视司令部的作用,按照黄埔军校学习时,苏联顾问传授的经验和教官的指教,把司令部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为‘长官’的决策,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这就为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红六军所向披靡,接连攻克了龙湾、熊口、老新口、



“二七”会议旧址

张金河、新沟嘴等据点。17日,红六军占领渔阳镇,把守敌全部歼灭。稍事休息之后,许光达指挥六军攻克了潜江县城。贪官污吏们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即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在潜江县城,住着一大批由农村逃来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携带细软和家眷,逃进城里,逃避农民的斗争。对于这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许光

达命令把他们遣送原籍，交由当地群众批斗。群众欢欣鼓舞，把这些土豪劣绅押解回村，有仇报仇，有冤伸冤，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3月8日，红六军乘胜前进，攻打郝穴。郝穴驻扎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岳维峻的独立第14旅的两个营，比起团防那些乌合之众，战斗力要强。城内外修有坚固的野战工事，并设有鹿砦。许光达率领部队趁夜幕，悄悄运动到郝穴附近，敌未发现，红军战士选择有利地形隐蔽起来。

许光达带领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及一纵队司令员段德昌、二纵队司令员段玉林，查看了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选择了突破口。许光达用简易的草图和土地上堆的沙盘向各队的负责人明确了任务。郝穴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和民兵也要求参战。许光达说：“你们不必到第一线，多准备些旗帜、火把，造成红旗如林之势，以迷惑敌人。”

第二天拂晓，一声枪响，战斗开始。红军按照预定方案发起攻击。郝穴的东北角是一纵队的攻击方向，是战斗的突破口，敌人虽顽强抵抗，但经不起红军的勇猛攻击。终于，口子被撕开，红军向纵深发展。

当红军发起攻击之时，许光达命令农民自卫军和民

兵点燃火把,摇动旗帜,鸣放鞭炮,呐喊助威,在郝穴的四周形成了‘红旗似海,火光冲天’之势。敌人不知红军有多少队伍,吓得晕头转向。红军乘机杀到街上,像一股股洪流,横卷敌军。

郝穴告急,岳维峻派出一个团来增援郝穴,遭到了许光达预先埋伏的红军的阻击,敌人扔下了一大堆尸体,把头缩了回去。

9时整,郝穴的战斗结束,两个营的国民党正规军全部被歼灭。缴获的武器补充了红军,使红军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

3月12日,许光达又指挥红六军攻占了沙市外围据点,连克藕池、石首县城、仙桃镇,在短短几个月中,即发展到人枪4000余,打通了监利、沔阳、江陵、潜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拥有三个完整的县城,潜江、石首与沔阳,由于石首、藕池、调关之攻克,大大地推动了长江沿岸公安、石首、华容一带的工作。

至此,长江和汉水之间,除了沙市、监利尚有敌人盘踞之外,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均成为红色根据地。沔阳、潜江、石首、江陵等县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不久,又组成了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苏维埃政权。

几个月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新成立的红六军将士。战斗间隙，许光达指导部队进行训练，他把自己过去在军校学习的战术战法，传授给战士。他所领导的司令部，又附设了一个侦察队，这些侦察员很勇敢，但不懂侦察方法。许光达就亲自给侦察队上课，言传身教。侦察队成了许光达的“材料库”，他们提供的大量情况，为许光达下定决心，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5月份，湘鄂西特委制定了一个“五月计划”，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敌正规军大批调出湖南和湖北的有利时机，红六军长驱直入，扫清监利、石首、江陵一带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湖北省洪湖县瞿家湾

的‘白点’，进军江南，向公安、松滋发展，争取早日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成立红二军团。省委同意了 this 计划，指示马上实施。

一天，许光达来到军部和邝继勋军长研究“五月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邝继勋军长，四川人，许光达在上海中央军事训练班时会听他讲过课，此人是红军中的优秀将领，军事知识很丰富。前不久，孙德清军长因有病去上海治疗，中央派邝继勋到洪湖来接任红六军军长。

他们研究决定：红六军渡江南进，首先攻克华容，然后向石首、公安发展，开辟江南根据地，迎接由湘鄂边东下的红四军。

经军前委会讨论，通过了这个作战计划，许光达亲自起草，下发了作战命令。

两天以后，红六军顺利地由监利县朱河渡过了长江。

作战地图上，许光达标出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华容县城。

华容县城，是湖南省一个很精致的小城，别看城小，却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相当精彩的传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演义》里关云长华容道义放曹操，说的就是发生在华容县的事。县城东北，有一条宽约五六十米的

小河，县城紧挨着河边，隔河可以望见县城那不算太高的城墙，民团的巡逻队在城墙上来回走动。这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几百名民团盘踞在这里，他们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人熟、地熟，凡是小河上下游的重要地点，都派人把守着。

黄昏的时候，许光达和邝军长、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等领导人隐蔽在小河对岸的芦苇丛中，察看着地形。许光达在现场向邝军长提出了司令部的作战建议：“我们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段德昌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从东面发起攻击，强占上游；段玉林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从西攻击，占领河的下游；我率一部从城北渡河，强攻县城，使敌人首尾难顾，这样我可一举攻克县城。”

邝军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说：“就按参谋长部置的去办，天黑时发起攻击，以城北枪响作为攻击信号，统一行动。我和周逸群政委的指挥位置就在这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们报告。”

晚霞消失，黑幕悄悄地降临了，华容县城只能看见模糊的一片黑影，仿佛是一座监狱的围墙，把县城里的一切牢牢地禁锢起来。

突然，城北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这是攻击的信号，

随后，枪声大作，响成一片。我东西两翼部队配合主攻部队攻城。

许光达事先已挑选了一些水性较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战斗一打响，突击队就凫水过河，以突然的动作占领小河对岸，强占了北门，打开了缺口。

开始时，敌人以为有小河为天然屏障，红军很难过河。他们没有看见船只，便以为红军是隔河攻击，吓唬吓唬他们而已。没想到红军战士凫水过河，一下子从北门攻进来，势不可挡。突击队得手之后，许光达命令事先隐蔽起来的几十条船立即强渡。登岸后，跟着突击队向城里攻击。

东西两翼在段德昌和段玉林的指挥下，紧紧地咬住敌人，分别占领了上游和下游，尔后，向主攻部队靠拢。

很快，守城的民团被歼灭。许光达命令在小河上架起浮桥，迎接邝军长和周政委及大部队过河，进入华容县城。

打下华容后，红六军一鼓作气，又攻克石首、南县、安乡、津市、石门，在江南开辟了大片根据地。

周逸群高兴地对邝军长和许光达说：“咱们的地盘又扩大了，等贺龙同志率领红四军过来，总不致于让胡子他们饿肚子了。”

邝军长和许光达笑了,他们和周逸群的心情是一样的,用更大的胜利迎接贺龙同志,迎接红四军!

第二天傍晚,红六军的几位领导人坐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侦察队长带来一位 50 开外的农民。

“参谋长,这位老爹从松滋来,他知道贺龙的部队。”侦察队长向许光达报告着这一消息。

“唔,老爹,你见到贺总指挥了?许光达同老汉拉拉手,问他。

“没见到贺胡子,可见到他的部队了。”

老爹是松滋人,据他说,在西斋、申金渡一带有贺胡子的部队。前不久,他们杀掉了在五峰当了好几年团防头子的大恶霸孙俊峰。

送走老爹之后,周逸群说:“看来,贺龙的部队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们是不是迎他们一下?”

“对,我们再向西靠一下。”邝继勋问许光达,“参谋长,你看怎样?”

许光达没有马上回答,他总是习惯于提出具体的意见。

“光达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周逸群问。

“我觉得,应该打公安,公安离申金渡不远……”说到这里,他觉得“不远”两字不够准确,就更正说:“公安

离申金渡 30 里。”

“好，那就打公安，’前委书记周逸群作了决断“光达同志，明天你去向‘二段’布置一下，立即向西运动，争取近日内攻克公安，迎接贺龙。”

“好吧，回头我搞一个作战方案，’许光达说。

“贺胡子和我分手一年多了，真想他呀。’周逸群怀着感情说。



湖北公安县一隅

许光达接过来：“我还是在南昌起义之后的南途中见过贺总指挥，好久不见了。”

1930 年 7 月 1 日，红六军攻克了公安县城。贺龙率领的部队也乘胜东进，离公安县城越来越近。

7 月 2 日，中央特派代表柳克明来到公安，向红六军领导同志传达了关于把红六军和红四军合编为红二军团

的指示,并把会师的时间地点定为 7 月 4 日,公安县的陡湖堤。

红六军从上到下,喜气洋洋,迎接红四军的到来。许光达指挥侦察队在陡湖堤的周围布置了警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俟红四军到来,这里将掀起欢腾的狂澜。

陡湖堤张灯结彩,迎接那隆重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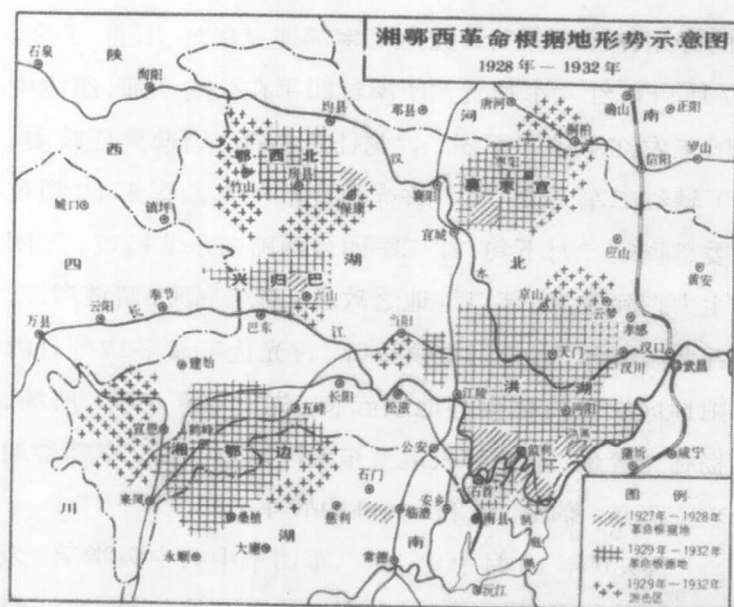
转战在洪湖与湘鄂西

1930年6月,红六军执行迎接贺龙所率红四军东下的计划,渡江南下。许光达等率部连克华容、石首、公安。7月4日,红六军与贺龙所率红四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下辖红二军、红六军。许光达先后任红六军第17师政委、师长。7月下旬,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东北挺进。军团主力扫除龙湾、熊口等地之敌后,跨东荆河,解放潜江,并北渡襄河,占天门重镇岳口。许光达奉命率17师赴沔阳地区铲除白极会等地主武装,先后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迫使敌人退至东荆河以北。后又率部参加攻克石首、藕池、监利、仙桃的战斗。

1930年10月中旬,红二军团奉中共中央指示,为配合一、三军团第2次攻打长沙,由石首、监利渡江南征。许光达率第17师在第16师配合下,攻克华容,取得了南征的初战胜利。月底,根据前委夺取公安,经澧州攻常德的作战指示,率部攻克藕池,并在闸口歼敌新第

7 旅一部。

11月4日,直逼澧州城下,我军出现在江南,占津市,围澧州,使湖南敌人十分恐慌。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一面严令坚守澧州,一面急调3个师迅速增援。红军因形势不利,放弃澧州,攻占石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11月下旬,敌向右门进犯,贺龙率军团主力迎敌,许光达率第17师在红二军团政委、前委书记邓中夏领

导下，留守石门。粉碎敌进攻后，贺龙率主力在合口与第 17 师会合，并举行前委会议。贺龙获悉第一、三军团已撤围长沙，主张返回洪湖，巩固根据地。许光达等支持贺龙的正确主张，但未被邓中夏采纳。

12月初，红二军团再次进逼津市，红六军分两路向津市守敌新第 11 师进攻。许光达率第 49、50 团由石灰港攻击前进，遭敌顽强抵抗，部队伤亡很大。他来到第 45 团，亲自指挥炮兵射击，把城墙轰开一道口子，部队发起冲锋，经顽强苦战，占领津市街口，遂又遭到敌猛烈反扑，伤亡很大。此时，由于一、三军团从长沙撤离，何键调集其主力全力进攻红二军团，红二军团乃从津市、澧州撤到松滋杨林寺、街河市一线。

12月 17 日，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退至杨林寺地区的红二军团指挥部和红六军猛烈进攻。红六军仓促应战，许光达受命率第 17 师与敌激战，顶住了数倍于己之敌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18 日夜，他率部转移至刘家场，后随军团撤向湘鄂边鹤峰、五峰一带。许光达在战斗危急时刻，亲临前沿指挥部队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得到军团的表扬。

1931 年 2 月底，许光达和红六军政委柳克明一起，率第 17 师到松滋、公安一带为全军筹粮。此时，洪湖根

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处于困难时期，沔阳、潜江、江陵地区已为敌所陷。许光达在筹粮过程中乘机率部进攻石首藕池，试图打通去洪湖根据地的联系，为部队重返洪湖根据地作准备，但因敌人增援，未能过江。

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部队编为7、8两师，许光达任第8师第22团团长。4月初，按照前委会议确定的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的计划，红三军自五峰北上，许光达率部先后参加了攻打野三关，占巴东，收秭归，克荆门，援当阳等战斗。因沙市、宜昌敌人来援，红三军撤至鄂北马良坪。

5月21日，敌集中10个团的兵力围攻马良坪。红三军与其激战数日后，向北突围，进入鄂西北地区。许光达率第22团坚守马良坪官帽山，被敌分割包围，与主力失去联系，人员伤亡很大。面临险境，许光达镇定地分析战场形势，认真查看地形，果断决定，趁夜暗率两团攀悬崖向西突出重围，转至房县、兴山交界的九道梁地区，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战斗两个多月。7月，他得知贺龙已率红三军占领房县，即率部赶赴房县与主力会合。为此，红三军召开了庆祝大会，前委通令表彰了许光达带兵有方，多谋善断，在非常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一个

团的革命武装。不久，他被任命为第 8 师师长。

1931 年 9 月，红三军决定返回洪湖。10 月，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红三军政委夏曦以实力不足为由，错误地取消了红三军军、师指挥机构，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许光达改任第 25 团团长。由于这种编制不能适应战斗需要，不断受挫，遂于 12 月，红三军恢复了军、师指挥机构，部队编为第 7、第 9 两师，许光达担任第 9 师第 25 团团长。

1932 年 1 月，红三军向襄北之敌发动进攻。20 日，第 9 师冒雨袭占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第 9 师尾敌追击。21 日，许光达率第 25 团与第 26 团一道，将敌第 48 师特务团 6 个连和百余名矿警包围在龙王集，激战三昼夜，歼其大部。24 日，敌第 4 师第 12 旅从孝感来援，我 9 师得悉后，确定集中兵力打伏击。许光达奉命率第 25 团于 25 日拂晓前到达下毛家畈、胡家地区，进入伏击阵地。战斗十分激烈，许光达率部冲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身负重伤，送往洪湖瞿家湾医院。

死里逃生

瞿家湾红军医院,在洪湖的中心地带。这里风景秀丽,环境安静,很适合伤员疗养。

医院院长召集有经验的医生为许光达做了会诊,子弹离心脏很近,如果不及时手术,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决定手术。但是,没有麻药,许光达清醒过来时,知道医生的难处,对医生说:“没关系,我挺得住,”许光达的坚强话语鼓励了医生。

手术室里,气氛相当紧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这样大的手术,医生真不忍心下刀。许光达紧咬牙关忍受着,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滚下来,两个拳头紧攥,骨节嘎嘎直响,他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啊!想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已成为千古美谈。那么现在,许光达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这样大的手术,更称得上是硬汉子了。护士黄超云不忍目睹这一惨状,整个心在颤抖,眼泪盈满了眼眶,这位年轻的姑娘干脆闭上了眼睛,那刀割在许光达的身上比割在她自己身上还疼痛。手术没有

成功，子弹进得太深，取不出来。

子弹取不出来，时时危及许光达的生命，可是医生一连动了两次大手术，仍然没有成功。贺龙特意从前线赶回来，看许光达。他来到医院时，许光达正在做第三次手术。贺龙趴在玻璃窗上往里看着，真是惨不忍睹，第三次手术还是失败了。

许光达忍受着疼痛，同死神顽强地搏斗着。负责护理许光达的刘淑云是段德昌的爱人，她是小学教员，受段德昌的委托，专门护理许光达。她看见许光达伤势那样重却又取不出身上的子弹，又心疼又焦急，除了安慰许光达，就是精心地护理。她亲手做了莲子粥给许光达吃，还搞到一只母鸡，炖熟了端给许光达。

身上的子弹时时危及许光达的生命，医院院长向贺龙请示：“老总，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在咱们这个地方很难取出许团长身上的子弹，最好的办法是转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而且要快。如果耽误了时间，就会增加治疗的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

许光达被扶上担架，由刘淑云和黄超云护送，离开瞿家湾医院去码头。

当他们快到码头的时候，一匹快马飞驰而来，骑在马上的是 25 团的参谋长，他代表全团指战员来为团长



红军医院病员室

送行。许光达和参谋长紧紧握手，谁也说不出话来，双方都觉得鼻子发酸，眼里湿呼呼的。

到了码头，许光达被抬上船，船上有3个人，一个是老艄公，一个是负责送许光达去上海的地下交通员刘鳌，还有一名警卫员。

船离岸了，岸上的人一齐向许光达敬礼，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呢？大家的心情是压抑的，值此一别，也许就是永别……

许光达由警卫员扶着，略微抬起头，向岸上的人还

礼。透过黄昏的灰暗中冒出嫩芽的垂柳，看见岸上的人手仍然放在帽檐上，一动也不动，渐渐地，岸上的人影模糊了，只有一片水连天、天连水，湖水、蓝天……一叶扁舟漂向茫茫的雾海之中。

许光达离开了洪湖，经汉口改乘轮船去上海，湘鄂西特委给中央开了一封介绍信，信中说“许光达曾任红军六军参谋长、17师、8师师长，应城之役受伤甚重，弹丸未出，特来诊治，伤愈后，希望给以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随后派回三军工作。”

许光达带着伤痛，经过长途跋涉，同敌人暗探多方周旋，总算到了上海，住进了一家医院。疾病的折磨，旅途的劳累，使许光达的身体非常虚弱，医生稍事诊察，嘱咐他休息几天，待身体恢复一下，再作手术。人在病痛的时候，心情忧闷，总是想念家乡、亲友、故人，许光达也不例外。他想念自己的战友，想念自己的亲人，更想念他的妻子桃妹子。一天夜里，许光达翻来复去睡不着。离开妻子三年多了，战事繁忙，很少想到她，为什么今夜妻子的身影总是在眼前徘徊？想来想去，还是给妻子写封信吧。他打开随身带的日记本凝思起来：写什么呢？自己是共产党逃犯，敌人在到处追捕，如果信中暴露了自己，不仅家里要受到株连，而且自己也有被捕的可

能。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拿起笔来写道:

德华兄:安徽寿县一别,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信,是爱妻扯你的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

顺致福安

廖运周

收信人地址是长沙县东乡苦竹园,收信人是许子贵。

许光达一时心情豁然,扶着床栏来到窗前,拉开淡绿色的窗幔,遥望深邃的夜空。

夜,恬静而安谧,星星在闪烁着幽暗的青光,似桃妹子的眼睛在流着忧愁的泪水,向许光达诉说着离别后的痛苦和遭遇……

是的,桃妹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许光达。

许光达从清河县逃走以后,桃妹子整天茶饭不进,哭泣惆怅,为许光达的生死担忧。邹希鲁害怕女儿感情压抑太重,故把她接回家中。当时,一家人靠邹希鲁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都难以维持,桃妹子回来了,又增加了吃饭的人口,生活更是艰难了。不得已,桃妹子进

了一家袜子厂。这家袜子厂有个规矩，新女工不仅和其他女工一样织袜子，还要伺候老板娘，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倒尿盆、太太小姐打麻将，她要成夜的守着伺候，白天还要照常上工。汗水、泪水煎熬着她，19岁的桃妹子累吐血了。

在家里，桃妹子也不得安宁，继母整天哀声叹气地说：“爹爹受许德华牵连，丢了官，险些坐牢，你受他的牵连，在工厂里受凌辱。现在他逃亡在外，谁知死活！听说共产党都被国民党给杀光了，万一德华已死，你将来怎么打算？”

愁云深深地笼罩着这一家人，无法解脱，桃妹子看到爹爹为自己已陷入了困境，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接踵而来的另一件惨祸是长沙警备司令部怀疑桃妹子的姐夫谢立仁为许德华通风报信，捉捕未成，故将谢立仁暗杀了。谢家的人埋怨许德华，是他害得谢立仁丢了命。而许子贵又埋怨谢家的人借警备队敲他的竹杠。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桃妹子的身体变得很衰弱，加上劳累，得了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有一次竟虚脱晕倒在织机旁。在政治迫害和病魔的双重压迫下，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是许德华。很快，这根精神支柱也垮了。一天，她下班回来，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走进家门，发

现爸爸和继母的脸色明沉，她以为老两口又为她的事怄气，没说什么，走进了里间，继母随后跟进来，把一张报纸送给桃妹子，声音颤抖地说：“你看看吧……”

桃妹子接过报纸一看，惊骇得瞪大了眼睛“德华死了？！”她伏在床上嚎啕大哭。报上登着一条布告，杀了一批‘共产分子’，其中有许德华的名字。桃妹子痛不欲生，蓦地从床上爬起来，呜呜哭着跑出了家门。

桃妹子发疯般地跑着，身上溅满了泥水。跌倒了爬起来，头撞在树上也不觉得疼，没命地跑着……跑到了郊外的荒山上。桃妹子在树丛和杂草中穿行，树枝刮乱了她的头发，带齿的野草划破了她的手臂，殷红的血流了出来。突然，一块石头把她绊倒，这才看清楚，身边全是一堆堆土包，长满了蒿草。原来她跑到阿弥岭上的乱葬岗子里来了。她疲乏得不行，无力地坐在身边的一个坟包上，喘着气，流着悲痛的泪水。

半轮弯月，洒下幽暗的青光，山上怪石嶙峋，像一只只吃人的猛兽蹲在那里；坟堆一个连着一个；几束飘忽不定的磷火，像是幽灵的眼睛，闪闪烁烁；猫头鹰蹲在一棵枯树上，凄厉地鸣叫着……平时，桃妹子一听说死人就害怕，不敢到坟跟前。今天，就坐在坟场里，可她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了。触景生情，她的脑海里顿时产生

了一个念头，活着不如死了好，公婆家回不去，爹爹家又不能回，只有找妈妈去。她解下裤腰带，搭在树上，就要往脖子上套时，不由得一阵心酸，惨淡地环顾着这个世界……终于下了决心，把裤带套在脖子上，在心里喃喃：“爹爹，我走了，我去找妈妈……”

“桃妹子！”邹希鲁急促的呼喊声传来，他发疯般地扑向桃妹子，抱住了她。

桃妹子活下来了，她离开了袜子厂，由别人介绍到一家纱厂做工。她的脸上再没有笑容了，也没有话，在工厂里装聋作哑，在劳动的重负和艰难的环境里苦苦地挣扎着……

这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许子贵带着疑虑的心情来到邹希鲁的家，把一封看不懂的信交给邹希鲁。

邹希鲁看完信，沉吟良久，觉得此信大有文章。他们推测，此信的非同寻常之处是：其一，写信人和许德华相当熟悉，曾在安徽寿县一起共过事，不是同党，定是密友，不然，怎么会知道许德华的家庭住址和许子贵的名字？其二，来信人可能知道许德华的下落，是投石问路之计。

“亲家翁，赶紧给上海回信，是死是活，要个准信。”许子贵急切地说。

“对,应该快点给这个廖运周回信,问问德华的下落。”邹希鲁深以为然,他让桃妹子给廖运周写回信。

身在上海的许光达,如坐针毡,焦急地盼望家中来信。信终于盼来了,他捧着信的手在颤抖,猜不出信中带给他的是祸还是福?待剧烈的心跳渐缓下来后,终于把信打开了。这一封不到千字的信,一行行隽秀清晰的钢笔字迹,展现在他的眼前,他赶紧读了起来:

运周 来信收悉,感谢您的挂念。其实,德华自 1928 年秋离家,一直未归。他现在生在何方 死在何处 望来信告之。

又及 他的妻子桃妹子现在工厂做工,苦得很,一心在等他。全家人一如既往,恕不赘述。

盼望回信

许子贵

许光达看完信,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长期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立即给家里写回信,这次是署的真实名字许光达。在信中,他没告诉家里近几年四海奔波的生活,也没说自己是来上海治病,只是说自己在上海做事,一切都好,现在改了名字,不叫许德华,而叫

许光达了。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了桃妹子，并且邮来了200 块银元，其中的 100块给桃妹子，让她读点书，嘱咐她只有读些书，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另外的 100 块银元给许子贵。他们哪里晓得，这是许光达在上海节衣缩食，把洪湖组织给他的医疗费和生活费省下来，寄托了许光达数年来对亲人们的眷恋之情。

许光达发走信的当天，被推到了处置室，一个护士为他的手术做准备，那位护士安慰他：“先生您放心，手术时打麻药的，不疼。”

许光达冲护士笑笑，感谢她的关照，可在心里说：“疼有什么了不起，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已经领教过了

“噚！噚！噚！”一阵急骤的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传来，处置室的门猛地被撞开，进来一位气质高雅的年轻女人。她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许光达到上海治病就是同她接头的，由她安排住进这家医院。女交通员一进屋，就对护士说：“小姐，我弟弟的手术先不做了，我家里出了大事，必须我弟弟回去处理。”说着动手帮许光达穿衣服。

女护士惊疑地说：“太太，先生的手术还是抓紧做的好，否则……”

女交通员急速地帮助许光达穿好衣服，对护士说：“手术是要做的，待我弟弟处理完这桩要紧的事情，马上就来手术，床位不退。”说完，搀起许光达就走。

许光达从交通员的语气和表情判断出，一定是出了事情。他顺从地由交通员搀扶下了楼，门口，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女交通员把许光达扶进车内，开起轿车就跑。

不久，几名特务冲进了手术室，但许光达早已无影无踪。

好悬啊 许光达又一次死里逃生。

原来，我们党内出了叛徒，供出了这个医院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各游击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负了伤，或得了病，都到这座医院来诊治。叛徒向敌人供出的这一情况，被我党内线及时掌握了，通知住在医院里的伤员迅速转移。就在许光达离开医院后，我们一位正在动手术的红军指挥员，因无法撤出，被敌人杀死在手术台上。

许光达逃脱了敌人的逮捕，被党安排在租界地里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那里。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同情中国共产党，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利用当时的特殊身份，为我党掩护了好多同志。尤其是由中国

去苏联的人员，在他那里是中转站，他为出国去苏联的人员提供了许多方便。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光达的伤在上海无法治疗，适逢中央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去苏联，乃决定许光达去苏联学习并治疗枪伤。

身在异国

1932年5月,许光达等一批干部秘密经营口、满洲里越过国界到赤塔,6月底抵莫斯科。

许光在等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走出下榻的钮克司旅馆,来到了红场。这是工产党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这里曾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

第二天,苏联方面派来一名联络官陪同中国同志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许光达望着保存完好的列宁遗容,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在这位酣睡的长者的脑子里,储存着惊人的智慧。他向列宁探深地鞠了一躬。

第三天,许光达一行又被苏联方面请去列宁格勒参观。巧得很,他们一到列宁格勒,就遇见了北极光。那一片片闪闪的白光,辉煌瑰丽,神秘莫测,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许光达久经沙场,各种枪炮的闪光,可以说惊心动魄,但并不使人感到神奇。而对于大自然制造的这种自然景象,许光达惊叹不已,世界如此之大,如此

之奇！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红军的指挥员，将在列宁的故乡接受着马列主义的系统训练，这是许光达的思想升华的阶段几天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见了许光达等由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之后，他们被送到列宁学院中国班学习

列宁学院中国班，分三个班第一个班有陈郁、吴克坚、卢竞如等许光达在第二班，有周平、吴诚、曹轶欧、刘长胜、洪波、冯铨、刘光梯、李春田、段子俊等。第三班有李国华、陈桂、李子良、李国富、龙树林、胡王山、胡虎清等。中国班共有学员四五十人，并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组织直属中共代表团领导。吴克坚、周平、洪波、李国华当过支部书记，许光达当过支部委员。

在中国班学习期间，许光达在莫斯科医院动了大手术，取出了嵌在胸部的那颗子弹。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了。

在学习过程中，学校还组织中国班的学员参加实习。许光达和学员们参观了一些工厂和农村的集体农庄，他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人民的生活。

1934年秋，中共代表团组织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许光达被调到这个训练班学习。一同学习的有滕代远、高

自立、李国华、李子良、李国富、陈桂、胡虎清、胡王山等人。

许光达在高干军事训练班,学习团、师、军3级攻防战术,进行想定作业,研究英、美、日等外军战术,提高了军事理论水平。1935年2月,中央代表团派许光达参加苏联出面调解新疆盛世才和马仲英双方关系的工作,他佯称顾问秘书,往返新疆斡旋一年多。1936年4月,他仍回列宁学院学习。同年秋,中央代表团在东方大学开设一个坦克、汽车专业技术训练班,从该校和列宁学院抽调50余名中国学生参加学习,许光达被选中。他刻苦学习驾驶坦克和汽车技术,还学习了坦克排、连、营攻防战术和技术保障、车辆管理,以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课程,为日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建设奠定了基础。

学了三个月后,汽车训练计划完成了,但没有回国的消息(后来才知道西路军失败,支援计划未能实现)。这样过了几个月,学习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要求回国心切,对国内情况又不了解,意见很多。许光达向反映过几次,要求中共代表团报告国内情况,给他们国内的文件学习。暂不能回国时,要求增加一些新的学习内容。

平时，他就为回国进行着准备。当年，同许光达一起在苏联学习的原西北军军官李席儒先生，就曾为许光达的爱国激情所感动。50年后，李席儒在他的回忆录《留苏杂忆》中，特意提到了许光达，文中写道：“……在这所学校里，我又认识了一批新学友，印象最深的，就是外号叫‘光旦’的许光达同志。怎么给他取这个外号呢？原来，那时我们享受着苏联红军尉官的待遇，每月可领到七十多个卢布，可是许光达平日节俭，很少到外边餐馆里去‘打牙祭’，按理他一定积蓄了不少钱。奇怪的是，到了月底他的两袋依然是空空如也。同学们喊他‘光旦’，他并不生气，反而冲着你说：‘留着钱做什么事，想当资本家吗！’解放后我从一位朋友处得知，那时共产党的留学生都把钱交党费去支援革命了，这种革命责任感多么感人！”

是的，许光达身在异国，关心着祖国。

1937年11月，中共代表团决定汽车训练班的全班同志集体回国。当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是王稼祥。同行的除汽车训练班全体同志外，还有在其他单位学习的部分人，其中有冯铨、宋一平、刘光梯、周全、刘汗、段于俊等，共50余人，王稼祥指定由高自立和许光达带队。他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出发到阿拉木图，再乘汽车到

新疆迪化。当时，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团，负责人是陈潭秋、邓发。

许光达等人在迪化住了二十几天，原拟从迪化乘苏联飞机到兰州，因天气不好，拖了好久，同志们心急，纷纷要求乘汽车走，经代表团批准，改乘苏联汽车到兰州，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在兰州休息了一天，由办事处派车把他们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过了 1938 年的新年。之后，他们乘坐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向延安进发。

汽车跑得很快，可许光达还是觉得太慢。他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延安，投身到渴望已久的斗争中去。

回到延安

许光达回到延安之后，暂住军委招待所。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许光达感到一切都是亲切的，他渴望见到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首长，他有好多话要对他们讲。到延安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去看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当许光达出现在贺龙面前时，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你个光达，国民党打了你一枪，却救了你一条命，别人挨一枪是祸，你挨一枪是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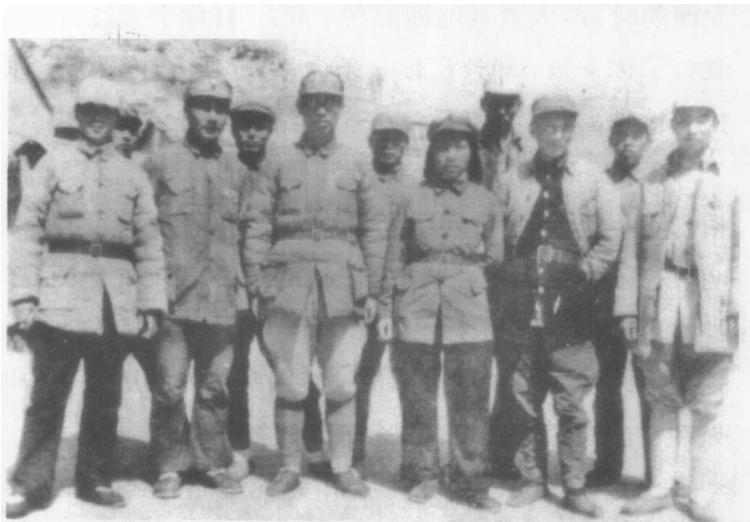
是的，许光达是个幸存者，如果他不离开洪湖，恐怕已不在人世了。曾在洪湖与许光达并肩战斗过的柳克明、孙德清、段德昌、胡慎已，他的政委李剑如等人，都被“肃反委员会”杀掉了。想到他们，许光达非常难过，这些久经考验的红军指挥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接见了许光达他们这批归国的同志，给他们谈了国内抗战的形势。回国后的所见所闻

令许光达振奋，经过残酷的革命斗争的考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了。

一踏进延安这块土地，他就被这里的战斗生活所感染，渴望立即参加工作。很快，中央为他们安排了工作，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总校训练部长。当时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校务部长杨至诚。

许光达走马上任，来到抗大总校，向林彪和罗瑞卿报到。这一高一矮两个校长，他是第一次见面。他回到延安之后，刚刚写了一篇批评林彪在井冈山时期的悲观



1938年，许光达夫妇（前排左三、四）同部分抗大及红二军团的同志合影

情绪的读书心得，摘要如下：

……最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这是在1930年1月5日写的。当时我在洪湖，可惜没能及时看到，洪湖若能按此执行之，那将会出现一个怎样好的局面呢？

现在想来，仍有感触！

一、批评林彪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用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深刻观念。

林的思想是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来个全国暴动，那时，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这是企图全国范围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毛指出这种理论的错误来源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弄清楚。认识了这一点可以搞明白：

- 1.中国何以有军阀混战不能有统一政权；
- 2.农民问题如此的严重，农村暴动何以有这样全国形势的发展；
- 3.工农口号之正确；
4. 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及伴随着苏维埃之存在与发

展；

5. 红军游击队及苏区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

6 红军加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7.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只有扩大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的土地革命……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政策，才是正确的。

二、批评林彪悲观的原因是看问题的方法不对，说他是从唯心观点出发的。

1. 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强弱是一方面，但中国统治阶级的力量也是强的；

2. 大革命失败后,主观力量确有削弱,但它的发展很快，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而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3. 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也决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看它的实质；

4. 当时的客观情况，容易给只观察现象的人以迷惑，打了一个败仗就悲观起来，这是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未曾科学的了解。

三、毛泽东同志 在中国的农民斗争上，完全做了正确的估价，列宁说：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完全正确地规定了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的关系：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了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四、毛主席规定了红军行动的策略：兵力要集中。

- 1. 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不同；**
- 2. 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忍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 3. 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 4. 愈是恶劣环境，愈应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

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只以上似仍不够，更应注意到：

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这样才能耸动远近视听以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实际的效力。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进攻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用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多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一般，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接。打开了争取群众，收接以应付敌人。

远距离的分兵要在好一点的环境相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甚至分兵而遭失败，削弱了红军势力，则不如不分兵的好，这样的方针今天仍很适用……

许光达的这篇学习心得是很有见地的，它表明从苏



1938 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 4 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前排左二起：许光达、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

联回来的许光达，思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篇文章里，许光达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回过头来分析他当时曾参与了斗争的那个时期的国内形势，有理论、有实践，颇具真知灼见，是‘实践上升为理论’的一篇杰作。

在抗大，许光达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

规定的教育方针。他把“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培养一代坚强的革命战士。

当时，延安的生活是很苦的，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许光达和学员们一同挖窑洞，一同上山砍柴，他的模范行动对学员是个鞭策。尽管物质生活菲薄，可大家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欢声笑语充溢着整个校园。许光达和学员们经常引吭高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去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嘹高的歌声，像促人奋进的号角激励着许光达和抗大的学员们肩负起拯救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把抗大办得更好。

军政大学教育长

1938年5月，刘亚楼到苏联去学习，许光达被委以教育长。在这任上，许光达未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为把抗大学员培养成革命的栋梁而呕心沥血。他发表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抗大最近的动向》、《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等多篇军事学术论



1939年10月，许光达任抗大三分校校长时，同夫人、孩子在一起

文，表现了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对我军的建设很有价值，其中一些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著作。

对一些问题，他常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击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突然进攻苏联占领大片领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击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然而，就在德国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后的第39天，即1939年7月31日，许光达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闪击战术不是什么最新的作战方法，而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比起新型的军事思想要落后得太多”；德国的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闪击战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进入坟墓”。因此，他预言“希特勒的闪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

果不出许光达所料，4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许光达的远见卓识。

在这一时期，有一件让许光达非常高兴的事。他日思夜想的爱妻桃妹子（邹靖华）和他的小妹许启亮在徐特立、林伯渠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这对革命的患难夫妻终于团聚了。不久之后，邹靖华和许启亮双双进入抗大四队学习，走上了革命道路。

战斗在晋绥抗日前线

1941年1月，许光达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和防空司令。同年秋，又出任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在延安，许光达已肩挑重任，但他更渴望到抗日前线一显身手。1942年春，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他又一次提出上前线的请求。这一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兼独立第二旅旅长。

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西临黄河，东临同蒲路，北依古长城，南与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兴县相接，辖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6个县。它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此时，敌人正在晋绥推行‘扫荡’和‘蚕食’相结合的政策。二分区的情况极为严重，日军侵占了岢岚、偏关，又“蚕食”了神池、五寨的一半地区，每个县有许多大小据点，驻有日伪军，我军的周旋余地愈来愈小，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河西国民党封锁渡口、抢人抢粮，摩擦不断。生活也

非常艰苦，单说吃饭，从司令员到战士每人每天只配给7两黑豆，放在锅里煮成糊糊，撒点盐，就是一天的食物。黑豆原是用来喂马的，现在成了人的主粮。

许光达到任后，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深入各地了解情况，思考对策。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他明确提出了第二分区当前的四项任务：

(1)敌人“蚕食”猖獗,我们必须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斗争；

(2) 加强对河西国民党部队的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双方关系，解除后顾之忧；

(3)发展生产,渡过难关；

(4)开展练兵运动,提高部队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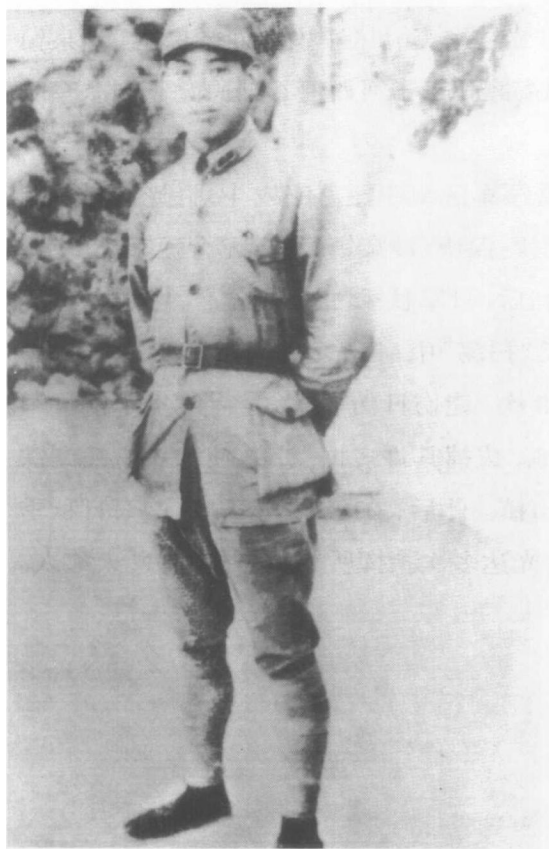
他指出，上述四项任务的目的，都是为了战胜敌人。

在许光达等的领导下，武工队、游击队和主力军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二分区反“蚕食”斗争取得很大成绩，捕获了五寨县伪县长，风子头区伪区长，以及其他伪官吏 120 余名，摧毁了清水河地区 37 个伪村公所，恢复和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并筹集了大量的物资、钱粮等上送给困难中的延安。

经过 4 个月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与此同

时，二分区还加强了对河西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及开展练兵运动，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3



1941年，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员的许光达

年，在晋绥军区统一领导下，许光达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办法，粉碎敌人的“扫荡”，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去，挤到据点里去。他新组织了4个强有力的

武工队,与独第2旅配合,从西面逼近五(寨)三(岔堡)线各据点,积极开展挤敌斗争。同年秋,日军田村大队及伪军600余人,从三岔堡西犯,连占沙泉镇、保德城;日军原野大队及伪军600余人,从五寨南犯,占领岢岚,形势十分严峻。许光达率二分区军民一面同保德、沙泉镇之敌战斗,一面揭露和打击河西府谷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投降活动。

10月初,晋绥军区组织甄家庄战斗,许光达奉命指挥二分区部队围困保德、沙泉镇之敌,配合甄家庄歼敌。甄家庄战斗胜利后,日军秋季“扫荡”破产,被迫从保德撤走。在秋季反“扫荡”中,许光达领导二分区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48次,毙伤日伪军558名,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大片土地,拔掉其许多据点,迫使敌人龟缩到铁路沿线和重点市镇。此后,在晋绥军区开展的对日秋季攻势作战中,许光达多次指挥所部英勇作战,歼灭敌人。

把敌人挤出去

1943年初冬的晋西北，气候已经很冷了，第一场雪来得早，细碎的雪花伴着小北风，纷纷扬扬，漫天飘落。

二分区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许光达正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主席10月初对晋绥军区的指示：晋绥地区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和10月30日毛主席为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指示晋绥地区认真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争夺地盘的具体方案。同时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

外面，虽然严寒飘雪，滴水成冰，可室内却热气腾腾。

许光达讲：“毛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也就要从各

个方面去挤。这个‘挤’字,既是对敌斗争的方针,也是对敌斗争的方法,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发动群众。”

会上,大家讨论、研究了挤敌人的具体方法,总的指导思想是
要在军事上
广泛地开展
群众性的游
击战争,坚
决打击敌人,
粉碎敌人的
“扫荡”,采用
各种途径,
把敌人挤到
交通干线上
去,挤到据
点里,并除
掉某些据点。
挤敌人的办



1942年春,晋西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在延安

法,应包括:第一,包围、孤立敌人的据点,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 第二,伺机乘虚攻占之 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 第四,形势需要,条件

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占之。”

根据上级的指示 武装工作队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与建立。许光达决定:二分区除原有的武装工作队外,主力部队要抽出军政素质较好的干部、战士组成武工队,队长、政委须选派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

根据上述原则,二分区组织起来的武工队有:神(池)五(寨)南山武工队,队长王展 神五北山武工队,队长崔铭山 扁(关)清(水河)武工队,队长王志五 三岔武工队由分区侦察队担任;五寨西山和岢岚的对敌斗争均由 36 团派出部队担任。根据各武工队活动范围的大小,配有一个加强班或排的兵力。需要拔除敌人据点时,经过分区批准后,调部队予以支援。

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做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争取和发动群众,利用伪军亲属、家属、朋友,做伪军的工作,在伪军中建立内线关系。许光达特别强调 对敌人组织的维持会、伪村长、乡长、保长、甲长,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区别对待,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汉奸,坚决打击之;对于一面支持敌人,一面应付我方的,要尽量争取其站到我们方面来;对于表面为敌人办事,实际拥护我们的人,要尽量不使其暴露,使之更

有效地为我们工作。

许光达还要求部队和各武工队要明确各自的活动范围，明确各自工作的具体目标，防止发生误会，注意互相勾通情况，取得联系。对于敌人的据点，条件成熟一个，拔掉一个，不要互相等待，不搞一刀切。

会议之后，在二分区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挤敌人”的竞赛活动。

“扫荡”二分区的日军清水支队，在许光达指挥的部队的袭扰下，气焰大大消退。分区部队袭击了他们的辎重队，敌人抢到的一点点粮食，拉的那些民夫都被八路军放走了，补给成了问题，被迫停止了“扫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光达命令驻五寨一带的部队“敌退我进，用联合武工队和小分队挤敌人，打击已经暴露出来的‘维持会’，摧毁伪政权。”

联合武工队立即深入到了清水河地区，大显身手，仅10来天时间，就摧毁了清水河地区37个伪政权，并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政权。长城内外属于清水河地区的50多个“维持会”，全被武工队瓦解了。

一天，许光达接到侦察员的报告：神池县伪县长张芝纲要到五寨县去接替县长职务。许光达派出一些兵力在张芝纲赴任的必经之路五寨县老牛坡设伏，消灭了护

送张芝纲的 10 余名敌人、生俘了张芝纲和一名姓金的翻译许光达对张芝纲有所了解，他不同于那些铁杆汉奸，同新民会的特务更不一样，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许光达对张芝纲严肃地说：“我们的政策是很明白的，只要你低头认罪，改邪从善，我们是给出路的。如果能立功，还可以受奖。”

张芝纲表示愿意革心净面，弃暗投明。于是，许光达让他写一篇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再给亲友、同事们写一封公开信，劝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张芝纲照着办了，他把写好的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及给同事和亲友的公开信给许光达看许光达看后，很满意，他认为：向伪军政人员做工作，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这也是挤敌人的措施。果然，张芝纲的这两篇文章在晋绥出版的《抗战日报》上发表之后，如同许光达预料的那样，在敌伪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伪军政人员主动同我联系，要求同我们建立“关系”。当时的偏关城里伪军大队长张镇戎就是这时同许光达建立联系的。经过许光达的进一步工作，张镇戎带领所属 200 多伪军起义过来，经过整顿，与偏关游击队合编为编清支队。从此，偏关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种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偏关敌人“挤出去”的策略，实在是高明。

五寨到宁武之间，属于管涔山区，这里峰峦重叠，山势险峻，进可以窥视黄河谷地和塞北高原；退可以作为晋中平原的天然屏障。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传山上的荷叶坪，便是北宋杨家将的练兵场，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寨堡之类的遗迹。日军侵占五寨县城以后，在管涔山上和周围地区修筑了 17 个据点，以确保同蒲铁路的安全。许光达已向这个地区派出了一支力量很强的武工队、一个侦察组和一个敌军工作站，如同楔进敌入心脏的一颗钉子。1943 年夏，晋绥军区决定对日军发动一次攻势，以扩大根据地。为进一步把敌人挤出去，创造更好的条件，许光达决定亲自到管涔山区走一趟。李参谋长却阻拦说：“到那里去，要通过两道封锁线，进入敌占区就更危险，连武工队员都是秘密活动，司令员怎么能冒这个风险呢？要去，还是我去吧。”

许光达坚持要去，他摆出自己的理由：“前一时期，我们的 36 团袭击了风子头，消灭伪军 20 名，9 团在阎家凹到界碑之间，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歼敌 90 多。战争已发展到局部反攻，力争多拔除一些具备攻克条件的据点，管涔山区是我们对付日军的第一线，应该去帮助他们扩大成果。我们家乡有句俗话：‘你要知被子有多宽，你就得往被窝里钻’，自从武工队派出之后，分区的主要

领导同志还没人去，那怎么行？他们那里才最需要我们去领导呢，就这么定了，我去！

李参谋长拗不过许光达，只好让步。为了许光达的安全，他决定派警卫连护送许光达去，许光达不同意：“现在一兵一卒都很宝贵，有一个班足够了。”李参谋长知道许光达的脾气，他决定了的就很难改变，遂派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陈阳春带一个骑兵班随许光达行动。

第二天一早，许光达一行上路了。急骤的马蹄声在旷野上回荡，十几匹急驰的骏马卷起一股旋风，向管涔山区刮去。

中午，他们进入了游击区，来到第一道封锁线。许光达举起望远镜，但见两座大山间的一条峡谷，是这里的必经之路。山梁上有敌炮楼，控制着峡谷上的通路。炮楼的四周是深壕，如有可疑的人从峡谷中通过，两座山梁上炮楼里的机关枪将用交叉火力向这里射击，通过这条峡谷，比较危险。

陈阳春科长指着一旁的青纱帐说：“司令员，白天通过很危险，先进青纱帐休息，晚上再通过。”

许光达没哼声，他在想办法，稍许，有了主意，对大家说：“不必等到晚上，大家跟着我猛冲，造成强攻的声势。”

大家明白了司令员的意思，跟着许光达催马呐喊：“冲啊 杀！”十几匹马践起了浓浓的烟尘。

敌人惊慌地探出头来一看，只见黄尘飞旋，喊杀声震天，不知八路军来了多少人马，还以为是大部队来端炮楼，赶紧缩回头，准备当俘虏。

许光达率领马队冲到炮楼前，喊杀声更加响亮，他们还朝炮楼打了几枪。敌人龟缩在炮楼里不敢还击。许光达率领马队疾风卷落叶般地冲了过去，当炮楼里的敌人清醒过来时，马队已经跑远了。

黄昏，许光达一行到了山北，进了抗日堡垒村。

9团李副团长带着两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配合山北武工队，正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正在筹划怎样消灭神池的一个重要据点——八角堡据点的敌人，见许司令员来了，真是喜出望外。

夜间，战士们打通铺睡在炕上，六七个人横搭一条被子。许光达和李副团长睡在炕梢，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看地图，研究如何端下八角堡据点。

八角堡，是敌人固守的中心据点，镇子四周有砖砌的高墙，又加高了炮楼，经常驻守着140多名日伪军。它同西北的三岔据点，西南的义井据点，成犄角之势，形成一个所谓的“马蹄形堡垒线”。

“强攻是不行的,我们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李副团长为难地说。

许光达沉思了一会儿,问:“八角堡的敌人是不是经常出来活动?”

“每月初一、十五要到义井据点去弄粮食、蔬菜什么的。”

“那好,”许光达计上心头,“在敌人去义井的路上设伏。”

“行!”李副团长受了启发,“明天就是十五。”

半夜里,部队和武工队出发了。他们长期生活在清水河、左云、右玉一带,奔袭、设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习惯于夜间活动,白天睡觉,他们常常利用夜幕掩护,穿行在敌人的据点之间,有时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也能做到无声无息。许光达今晚跟他们一起行军,想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素质,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

拂晓,当他们翻越刘家梁时,忽然下起了大雨。嗨!好大的雨呀,像瓢泼似的。晋西北的黄土地,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树木被砍伐一光,水土流失严重,大雨一浇,路上全是稀泥,异常难走。尽管战士们被浇成了“落汤鸡”,可大家的情绪满高,他们的心被渴望战斗的激情燃烧着。

许光达浑身湿透，一步一步的艰难跋涉，他眼神不好，看不清路面，几次摔倒。不知是谁递给他一根木棍，他笑了：“没关系！我前边有马尾巴，我拽着它走就行了。”他拽紧了前面那匹马的尾巴，艰难地跟着队伍行进。

黎明，部队进入了伏击阵地，雨也停了。

许光达和李副团长顾不上去烤干衣服，就去检查阵地的火力配置和伪装，等他俩回到指挥位置，嚼着炒熟的黑豆时，身上的衣服已快干了。

等到中午，也不见八角堡的敌人出来，许光达问武工队的班队长：“班队长，怎么回事？”

班队长望着许光达和李副团长，也感奇怪：“按照已往的规律，这个时间敌人早出来了。”

“下了一阵大雨，路不好走，敌人会不会改变计划？”许光达思索着问。

李副团长赞同地说：“有可能，这些家伙都是老骄兵，才不肯出来踩稀泥呢！看来，今天算是白等了。”

“我们回去吗？”班队长问。

“不，敌变我也变，把预伏改成诱伏，行不行？”许光达征求李副团长和班队长的意见。

“‘引蛇出洞’，我看可以，”李副团长说。班队长也

赞成“行！”

一张地图在三个人的六只手里展开了，他们在研究“引蛇出洞”的方案。

下午，八角堡南面的庄稼地里，出现了二三十个“土八路”，牵着十几头毛驴来抢割莜麦，有几个民兵端着枪，在地头走来走去，放哨警戒。

当地维持会的汉奸跑进八角堡，向日军中队长报告了这一情况。粮食是日军的命根子，岂容八路来抢割？日军中队长命令伪军中队长带领全部伪军跑出八角堡，向南面的莜麦地扑来。割莜麦的人赶紧驮上莜麦往山梁上跑。伪军中队长一看“土八路”只有几条破枪，精神头来了，大声喊着：“弟兄们，快追，抓住活的皇军有赏。”

伪军追上山梁，却不见了“土八路”的人影，当他们追到南辛庄附近时，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李副团长大喊一声：“打！”他射出了第一发子弹，当即打倒一名伪军。

山上的伏兵一齐开火，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伪军中队长当场丧命。没丧命的全都当了俘虏，一个中队的伪军无一漏网。

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士们高兴地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凯旋而归。

八角堡据点里的日本鬼子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许光达决定拔除这颗“钉子”。他想出一个办法，和李副团长、班队长一商量，他俩连声叫好，于是，依计而行。

这天黄昏，武工队员们在离八角堡不远的山上下来，大摇大摆的向神五坪川走去。八角堡里的日军中队长用望远镜看到了，紧急集合队伍，悄悄地尾随武工队而来，伺机全歼武工队，一直跟了30多里，天黑了，武工队进了一个村子，敌人以为武工队要在这个村子里宿营，立即包围了村子。他们按照“夜间包围、拂晓进攻”的老一套战法，把村子围得严严实实，等待天亮进攻。

天刚破晓，在八角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包围村子的日军中队长很吃惊，望着火光冲天的八角堡方向，惊恐万状。原来，昨天晚上，武工队从西边进村，又从村子东边出去了，秘密运动到了八角堡，只留少数武工队员监视日军这个中队。

现在，武工队一举拿下八角堡据点，消灭了守据点的一班日军，缴获九二重机枪一挺，六〇炮一门，歪把机枪一挺。

围村的日军中队长方知中计，赶紧集合队伍往回跑，又遭到预伏的武工队的袭击，扔下不少尸体。当他

们跑到八角堡跟前时，又迎头碰上了端据点的武工队员的“回马枪”，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没了“窝”，只好撤进义井据点里去了。

许光达和李副团长带领武工队员又端了几个据点，使这一带的根据地扩大了地盘。他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决定到神五二区武工队去。

神五二区距二分区机关 150 多里，消息闭塞，是我军敌后的前线，需要通过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危险性很大。李副团长要派一个连护送，被许光达拒绝了，他仍然带着那个骑兵班，向神五二区进发。他们来到了神五公路旁的小村子黄家沟，准备夜间越过这条日军控制得很严的封锁线。

神五公路两旁挖有很深的封锁沟，炮楼上的探照灯来回在公路上扫射，每隔一会儿就有一辆巡逻车驶过。

许光达带着他的小分队潜伏在青纱帐里。日军的巡逻车开过来开过去，他们摸出了规律，利用其间的几分钟“空档”，迅速跃入封锁沟，很快搭成人梯，当探照灯再扫射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跃入了公路那边的青纱帐里。

他们又巧妙地渡过了暖水河，来到了神五二区的武工队驻地大车沟时，鸡已经叫过头遍了。

武工队长王展见许光达亲自来到他们地区,非常激动。是的,一个长期战斗在敌人的腹地、远离上级领导的人,突然见到了自己渴望见到的直接领导,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许光达不顾旅途的劳顿,当即听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南山武工队在这里执行挤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不少敌伪的村政权,被他们搞成了“两面政权”,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过渡成“里红外白”的民主政权。这儿,使许光达特别满意的是(一)南山武工队能及时地切断从公路到铁路的电话线,60里路长的电话线,可以一夜间搞掉,让敌人修不起来,成了“聋子”;(二)他们破击了管湾山区的森林铁路,把公路也搞成了半瘫痪状态,还把铁轨、电线运回根据地;(三)偷袭火车,给予同蒲铁路以很大的威胁。

一线曙光从窗户射进来,天已经大亮了,太阳露出了红扑扑的笑脸,吃过早饭,王展继续向许光达汇报工作。末了,王展提出一个难题:“司令员,榆树坪矿井伪军大队长想起义,可又十分犹豫,我们做了些工作,还不见他的果断行动,你看……”

原来,宁武县榆树坪有个锰矿,被日军霸占着,日军为了更多地掠夺锰矿,从各地抓来几百名劳工,实行

野蛮的“人肉开采”政策。矿上有一个担任警戒的伪军大队。有一次，因为同蒲铁路被炸，日军怀疑矿里有人弄走了黄色炸药，送给了八路军。因查不出名堂，日军就怪罪于矿井大队，责骂姓石的伪军大队长失职，还打了他几记耳光。武工队得知这一情况，决定利用伪军石大队长同日军的矛盾，通过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老秀才去做他的工作。石大队长想干掉矿上的日军，率部起义，可是，自忖做过坏事，双手沾满了矿工的鲜血，担心投到八路军的怀抱里不受信任，倒不如在这里当大队长。因此，他是举棋不定，迟迟不见行动。

听完这个情况，许光达说：“你可以告诉他，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还可以跟他讲明，起义过来之后，我们可以任命他当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保持他的职务不变，分区可以给他发委任状。”

“那太好了！如果分区给他发了委任状，我想他不会再犹豫了，”王展高兴起来，“明天我就派人去同他谈判。”

“告诉他，我们共产党历来是说话算数的。”许光达强调一句。

晚上，王展和许光达同搭一条被子睡在炕上，他好久没有睡着，回想着司令员来这里之后对他的言传身

教，决心把首长的关怀化为战斗的行动，挤走更多的敌人，他筹划着，一个又一个挤走敌人的方案在他头脑里萦回……

许光达就要回分区机关了，王展队长恋恋不舍，亲自送许光达过了两道封锁线。

三天以后，许光达从分区派人送来了一部电台，还配了两名报务员。同时，还带来了由许光达签署的委任状，委任锰矿伪军石大队长率部起义后为游击大队大队长，许光达还附有一信，嘱咐王展要抓紧做石大队长的工作，促其早日起义，这对于我们的抗战是十分有利的。

王展又一次被感动了，他钦佩许光达的负责精神，说到做到，想得那么细，安排得又那么周到。

二分区部队和武工队在许光达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斗，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五寨、岢岚、宁武、偏关四县的大部分土地，拔掉了日军的许多据点和部分公路沿线的“卫星”据点，迫使敌人龟缩到铁路沿线和重点市镇，如同被打怕的“落水狗”，惶惶不可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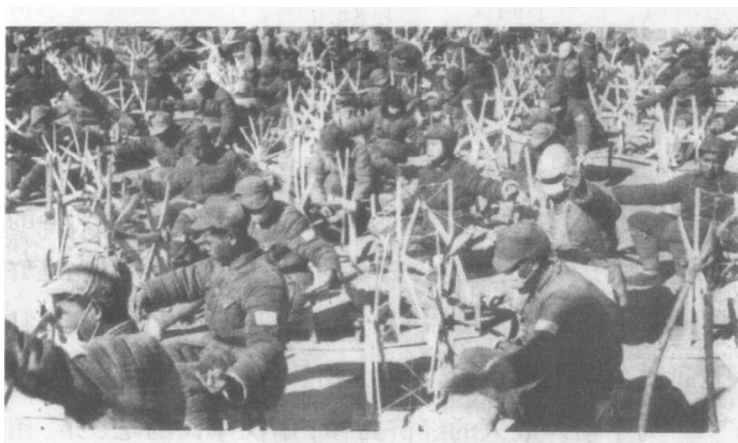
带头纺线开荒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军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而许光达所在的晋绥二分区，又是根据地中的‘赤贫户’。二分区一向是以贫穷出名的，这个地区土地瘠薄，干旱多灾，只能种些产量很低的黑豆、莜麦之类农作物。加上连年战乱，特别是日军实行的野蛮的‘三光政策’，财源枯竭，民不聊生。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丈夫走河口，十年不回头。”老百姓穷困，八路军更是苦不可言。二分区当时的供应标准是：干部战士每人每天七两黑豆，无油无盐，当然也就没有菜金了。在战斗分队，一个班的战士只发两床被子，四五个人躺成一溜，共同搭一条被子。不难看出，当时二分区的经济状况是何等的困难。对于许光达来说，日军的‘扫荡’再疯狂，也是好对付的。但是，如何解决好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生活，补充武器、弹药，却是个使他大伤脑筋的难题。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军民的吃、穿、用

问题，许光达带领军民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通过自力更生去战胜困难。他来到二分区后，把搞好大生产运动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带头开荒种地，养鸡养猪，纺纱织布。作为二分区的最高指挥员，是很忙的，他很晚才回到家里，还要坐在煤油灯下，和夫人邹靖华一起纺线。他和邹靖华每人一台纺车，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纺。

纺车嗡嗡地转着，许光达的思绪也像这台纺车一样，转个不停：现在已经是阴历八月了，照往年的情况已经开始发放冬装了，可今年的冬装到现在还没有着落。晋绥军区为了集资支援陕甘宁边区，决定这一年的冬装军区不下发，由各分区自己解决。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路军战士人人会纺线

天气越来越冷，开始降霜了，晚上执勤的战士冻得瑟瑟发抖，大家心里着急，许光达更急。紧接着又接晋绥分局的通知，党中央，边区非常困难，要求各游击区尽力支援。他召集二分区各部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他说：“国民党同日军勾结，破坏统一战线，对八路军停发军饷，实行经济封锁，阴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想饿死我们，困死我们。我们当前的形势是不妙的，军区发不下冬装，要我们自己解决。我军一向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是在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当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没有枪，没有炮可以向敌人要，难道没有棉衣就不能向敌人要吗？就不能自己生产吗？要发动群众想办法。”

为争取时间，当天下午许光达就亲自写好了命令，派人立即把这道命令送到所属各部队和各敌后武工队去，向他们分派了任务，限期完成，越快越好。他要求各单位不论是交白洋，还是交布匹、皮毛及现成的棉衣，都可以，只要是能御寒的东西就成。

命令是传达下去了，能不能落实呢？许光达心里没底，如果到时候战士们穿不上棉衣，可就麻烦了。他以紧迫的心情同李参谋长一起下到部队去检查，而下面落实的情况是令他满意的。

一天,许光达和李参谋长到部队去检查工作路过郭府地雷厂,被这里热火朝天的景象吸引住了。这个地雷厂是在许光达的建议下搞起来的,目的是要解决游击队、民兵的武器缺乏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今天就要升火开炼,民工们正往地炉里装填矿石。许光达和李参谋长把外衣一甩,就同民工们一起干上了。他肩挑两筐矿石,健步如飞,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

地炉装满了矿石,就要升火了,为了表示隆重,大家请许光达点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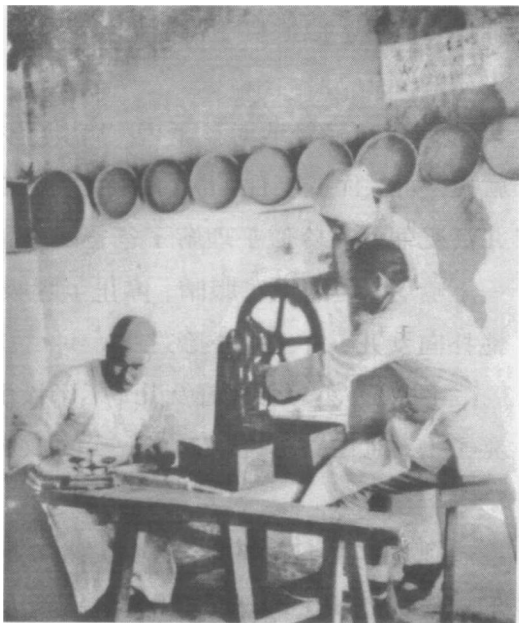
许光达也不客气,他感受到这是一种信任,一种委托。他接过一位白发老伯伯准备好的一束浇了煤油的引火柴,把它点燃。燃烧起来的火把如同一支火炬,许光达把它扔进炉膛,霎那间,炉膛里腾起红红的烈焰,飞窜的火舌舔着炉膛,它将以炽热的温度熔化铁矿石,炼出奔流的铁水,浇铸成地雷的外壳。

许光达以满意的心情回到分区机关,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各单位对解决棉衣问题都有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付诸实施。许光达回到家里,邹靖华不在,桌上放着一碗黑豆面的菜糊糊,早已没了热气。他坐了下来,家里好冷清啊,妻子不在家,爱女玲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目光停留在桌上摆着的玲玲的照片上,那还是离开

延安前一个记者给照的。可现在，女儿已经安睡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他再也听不见爱女天真的笑声，再也不能亲吻她那稚嫩得像苹果一样的脸了。望着女儿的照片，他的心里一阵难过，眼睛有些湿润了。

玲玲是从延安来到保德的第二天死去的，她的病来得很突然，请二分区机关卫生所的吕医生来看过，诊断为急性肠炎。

当时的二分区生活艰苦，药品奇缺，他让吕医生用土方草药治治看。第二天上午，二分区机关召开欢迎大会，许光达是必须参加的。临出家门，他吻吻玲玲，孩子的额头烧得烫人，有气无力的神



新华制药厂的工人在配制丸药

态使他难过。欢迎会一结束，他就召集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开会，了解情况，会议没开完，警卫员把他叫出来，请他回家看看，玲玲的病情加重，又吐又泻，严重脱水，面色难看。

许光达抱着女儿，心里也很着急，玲玲浑身发烧，嘴唇干裂，眼睛无光，上气不接下气，奄奄一息，邹靖华心疼得直落泪。许光达探询的目光望着吕医生，吕医生难过地摇头，他恨自己没有回天之术，不能减轻这条小生命的痛苦。

许光达轻轻地对孩子说：“玲玲，你要是挺得住，你就挺，如果你挺不住，你就去吧。”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女儿活受罪。玲玲似乎理解了爸爸的心情，她艰难地动了一下嘴唇，便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邹靖华发疯般地扑向女儿，自己却晕厥过去。

许光达紧紧地抱着女儿，不忍松手，无力地跌坐在凳子上，他在心里说：“玲玲，我的孩子，你真是多灾多难啊……”

邹靖华生玲玲的时候，正逢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她们原先住在山上的一个窑洞里，这一天又是许光达工作调动，由抗大调到军委任参谋部长，许光达去参谋总部报到，邹靖华由山上搬到山下来住，当天夜里就生了玲

玲。许光达不在家，他在参谋总部办理移交工作，家里只有一个护士陪护。当时天很冷，窑洞里烧了盆炭火，仍是寒气袭人，玲玲生下来首先尝到的是寒冷。而这一天又突然实行灯火管制，警报器凄厉地叫着，护士在慌乱中将一盆水弄洒，浇到了炭火上，炭火熄灭了，灰尘满屋飞，炭火遇水发出的臭味充满了窑洞，呛得小玲玲直咳嗽。

玲玲长到6个月，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半个月后，邹靖华和许光达想女儿，让警卫员把玲玲抱回来，她的身上、头上长了虱子。许光达很心疼，当即烧了开水，给女儿洗头，又翻开玲玲的衣服，把衣缝里的虱子一个一个地捉光……

许光达把玲玲的照片拿在手里，不知不觉中有两滴眼泪滚过面颊，他从衣兜里掏出党章，这是从延安带来的用粗糙的黄草纸油印的，一直揣在身上。他把玲玲的照片夹在党章里，揣进贴身的衣兜里，爱女的照片伴随他度过了一生。

外面传来脚步声，许光达赶紧站起来，尽量恢复平静的心情，他不想让妻子看见自己的悲伤。

邹靖华抱着一包破烂衣服走进来，许光达笑着问：“这是从哪儿发的洋财？”

邹靖华放下衣物,也笑着说:“这都是你的部下们的‘八褂仙衣’,诺,这是李参谋长的裤子,开了裆 这是陈科长的上衣,左袖丢了半截;这是张副团长的袜子,掉了底……我拿来给他们补补。”

邹靖华找出针线,开始缝补破衣。

许光达坐在她身边:“靖华,我有个想法,你当个‘红娘’好不好 给我们这些光棍同志搭搭桥,他们的衣服也就有人补了。”

邹靖华笑起来:“你让我当媒婆啊!”

许光达诙谐地说:“积点德有什么不好噢!”

当时,二分区范围内,团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没讨老婆,最大年纪的快 40 岁了。恰在这时,侦察科长来了,向许光达报告:“司令员,日军的秋季‘扫荡’提前开始了,参谋长请你去参加军事会议。”

许光达二话没说,随侦察科长走了出去。

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日军清水支队已经在朔县集结,步、骑、炮兵加在一起有 2500 多人,还集中了大量的民夫、大车。因我们前段搞武工队拔除了敌人的好多据点,他们来搞‘报复性扫荡’,且值秋收季节,日军想用‘扫荡’来恢复失去的据点,推进‘蚕食’,趁‘扫荡’之机,抢夺粮食。

会上，根据日军要抢夺粮食这个问题，研究制定了反抢粮措施，如组织变工队，快收快打快藏，空室清野，布设地雷区和封锁线，实行抗日戒严，对于不能收的晚庄稼，组织袭扰分队，利用清纱帐武装护秋等等。

会议要结束时，许光达指出：侦察科要组织力量积极活动，夜里去袭击敌人的哨兵，放走民夫，让敌人不得安宁，抢不到粮食，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级加强一级。我们的部队还是要贯彻游击战的原则，分散行动，插入敌后，袭扰他、疲惫他，搞他的后方，让他首尾不能相顾，逼他自己逃走，千万不能硬打，拼消耗对我们是不利的。

日军清水支队从朔县出发，穿过内长城，杀气腾腾地扑向三分区的东北部。

清水支队闯进根据地不久，便踏进了地雷区，被炸得人仰马翻，乱成一团。田野里，大道上，到处都有地雷，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真假难辨。

许光达抓住了清水支队急于同我决战的心理，在黄家岭摆出一个迎战的架势，声东击西，出奇不意地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切断了其供给线，日军不战自乱，秋季‘扫荡’被粉碎了。

几天以后，许光达派出一支小分队把二分区开展大

生产运动兑换的 1 万块白洋，作为党费送往延安。

1945 年 3 月，日伪军一部强征大车，抢运三岔堡存粮去五寨城。许光达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反支差斗争，一面指挥部队打击运粮敌人，迫使敌人弃粮 50 余万斤，又



民兵们正在日军必经的公路上埋设地雷

从三岔堡和旧寨两个据点撤回五寨。许光达抓紧战机，命令第 36 团围困五寨、义井、小河头 第 21 团和神池独立营围神池、贺职、八角堡。4 月 15 日挤退敌风子头据

点，20日挤退八角堡之敌，24日克贺职和五寨城北石嘴头等地，义井以东凤凰山各据点伪军先后投降，25日五寨日军弃城逃窜。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对日军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1日，晋绥军区部队开始进行反攻作战，许光达与吕正操指挥北线，辖第2、5、11军分区及平绥路以北部队，以归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攻击目标。经10天作战，解放清水河陶林、武川、凉城、新堂等城镇。9月18日，根据中央决定，晋绥军区部队统一由贺龙指挥，下设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许光达任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同吕正操司令员一起负责北线指挥部。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抢占抗战胜利果实，急忙调遣军队，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对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晋绥军区组成野战兵团，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共同组织平绥战役，进行自卫反击。11月，许光达奉命组成许（光达）、孙（志远）纵队，参加了这个战役。

给彭德怀一个晋见礼

全面内战爆发后,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率独二、三、五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

1947年7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策应刘邓大军南进,保障陈赓兵团南渡,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以调动胡宗南集团军北上。8月4日,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战斗。



1947年7月,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

8月6日,许光达

率部开始参加扫清榆林外围的战斗。7日下午,许光达下令进攻高家堡,独二旅长于攻坚炸开城墙,很快全歼守敌第256团及补训第一营,俘敌陕北警备区司令、第256团团长及以下官兵1400余人,给了彭德怀一个漂亮的晋见礼。

这时,蒋介石惟恐榆林有失,影响西北战局,亲飞西安督战,命胡宗南抽调10个半旅6.3万余人,急速分路北进,企图解榆林之围,将我军逼过黄河。这样,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在葭县面临险境。北面,敌钟松第36师已进至镇川堡南面,敌刘勘第29军军部率5个整编旅正由绥德开来。南北相距不过百里。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中央机关已四面受敌,形势空前严峻。

8月16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进到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总,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总急令许光达率第三纵迅速赶往乌龙铺。

十万火急!许光达率部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

进。

8月17日,三纵到达指定地点。许光达向旅长们交待:“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2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铺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须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许光达的任务是,指挥第三纵队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人123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8月18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上午10时左右,三纵在乌龙铺以北和刘戡的29军先头部队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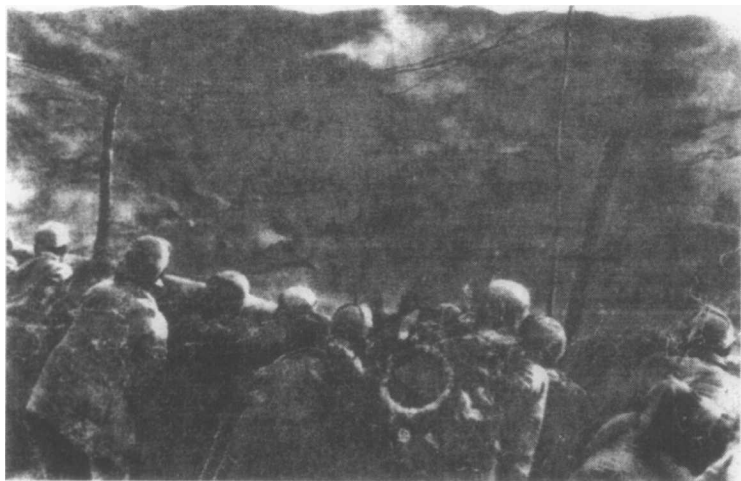


西北野战军某部指挥员在沙家店战役中观察敌情

然而，这一天，刘戡仍带领敌军主力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河葭芦河因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黄昏，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只用灼热的目光扫视着身旁的部下。无声胜有声，旅长们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和自己责任的重大，转身向各自阵地跑去。

刘戡带 5 个旅由义合镇继续北进。急于求胜的钟松想抢头功，竟远离主力孤军冒进，派 123 旅及 165 旅之



战士们在沙家店战役中与敌接火

493 团作前梯队，向乌龙镇方向前进。

8月18日上午，三纵的独五旅及绥德分区4、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三纵主力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29军军部及第144、50、12旅三个旅。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三纵顶住了敌军的轮番进攻，像钉子似地定在那里，敌未能前进一步。

8月19日，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此时，三纵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只有背水一战了。

许光达率三纵队与刘戡率领的两个半旅交战，勇猛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

当天黄昏，我第一、二纵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击溃，除师长钟松和旅长李日基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与此同时，新四旅和教导旅也解决了敌123旅，活捉了敌旅长刘子奇。

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至此，中央机关化险为夷。

活捉“常胜将军”

1947年11月4日清晨，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来到清涧城下。这次清涧战役，彭总给第一、第三纵队的任务有三个：一是必须坚决夺取清涧城。收复清涧是收复瓦市、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二是要活捉76师师长廖昂，24旅旅长张新汉。三是一切准备在5日16时前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首先，清涧位于延安、绥德之间的九里山以南，扼咸榆公路之要冲，四面环山，清涧河环城向西向南流去，东北部依托九里山支脉，城西有笔架山与它隔河相望，构成城东、城西的天然屏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次，城内守敌为国民党76师，是胡宗南的一张“王牌”，师长廖昂中将，被他们举为“常胜将军”。他凭着城坚险隘，自恃“固若金汤”。再有，彭总给他们的时间总共只有30个小时。要详细地侦察地形，摸清敌火力配备，搞好土工作业，准备爆破器材，沟通通讯联络，完成炮火阵地，还要分配战斗任务，开诸葛亮会等等，时间异常紧



1947年10月，许光达在清涧战斗前拟定作战方案

张。

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呢？许光达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分三步来完成彭总下达的任务。

第一步是扫清清涧城外围，主要由一纵夺取城西笔架山，三纵拿下城东山麓

制高点倒吊溜。但由于这两处都居高临下，加上我军炮火不足，一、三纵队打了一天，也没有攻下来。9日清晨，彭总打来电报，说敌援兵刘戡的29军5个半旅已经到达清涧西南的永坪，距清涧只有一天的路程了。如不能速战速决，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光达在作战室里急速地踱着步子。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他决心重组攻击力量，集中全纵队火力，攻击笔架山和倒吊溜。接着他下达命

令 中午 11 时以前必须完成任务。命令下达后，他来到二旅指挥部，亲自指挥战斗。指挥员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士气，中午时分，三纵 21 团拿下了倒吊溜。不久，一纵也夺取了笔架山，清涧城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枪口之下了。

第二步是夺取清涧城。他指示各旅抓紧休整队伍，作好攻城准备，连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时，敌援军刘戡部队已推进到七里甲、下面窑一线，彭总急调教导旅协同新四旅进行阻击，战斗十分激烈。怎样才能更快地完成任务呢？许光达想起了守城的指挥官廖昂，是他黄埔五期的同学。于是他提笔给廖昂写了封信，说明利害，劝他投降。他想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也可



清涧战斗中西北野战军的机枪阵地

以起到动摇其军心的作用。廖昂收到信后，头脑展开激烈斗争，他的部下也惶恐不安，纷纷私下议论，权衡着利弊。这时，胡宗南来电，说刘戡援军很快到达清涧，命令他坚守待援。廖昂顿时为之一振，决心坚持到底。10日晚，许光达下令攻城。战前，他专门指示各旅团干部，要活捉廖昂。一小时后，二旅五团连续爆破炸开了东门，又过了一个小时，一纵独一旅和三纵五旅破北门成功，敌人受南北夹击，终于一败涂地。

第三步是活捉廖昂、张新汉。许光达命令进城部队连夜清查俘虏，查出廖昂、张新汉立即报告。清晨，五旅来报，廖昂藏在一个地主大院里被我抓获，张新汉化装藏在俘虏兵中，也被查出。这时，许光达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转参战纵队，祝贺清涧大捷。

决胜大西北

1948年2月,我军自西北战场转入外线作战。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组织攻城打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役,许光达奉命指挥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一部围攻宜川城。22日许光达察看地形时,背部负伤,他带伤指挥。24日包围宜川,27日先后占领敌防御要点,将敌压缩在城内,迫使守敌紧急呼救求援。3月1日,前来援救宜川的敌4个旅、8个团在瓦子街地区被我军全歼。2日,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总攻,一举攻入宜川城内,全歼守敌。至此,宜瓦战役取得全胜。

4月,彭德怀根据敌人兵力变化情况,大胆改变原定夺取洛川、收复延安的计划,决心组织西府、陇东战役,大踏步向胡宗南后方挺进,攻敌之要塞宝鸡,以调动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将其歼灭,并调动猬集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的裴会昌兵团,寻找战机,各个击破。许光达奉命率第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迷惑敌人,并寻机歼灭可能由延安、洛川南逃之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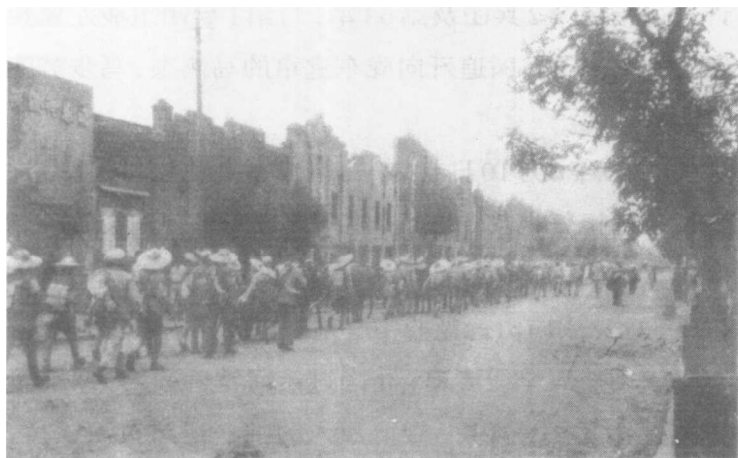


1948年2月,许光达(右)等在宜川、瓦子街战役时,在前沿阵地察看地形

当野战军主力向西府挺进,威逼西安,直取宝鸡时,延安守敌整编第17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逃,23日退至洛川,25日偕同洛川守敌第61旅及地方武装,改变路

线沿洛(川)白(水)公路南逃。许光达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指挥第三纵队在洛川以南之吴庄镇、石头镇地区展开追击。他率队直追了3天,至白水城郊。在追击中,歼敌第61旅第182团、整编第17师师部及其野炮营、第48旅第144团等共3000余人,缴获坦克7辆,野炮9门,汽车18辆及一批重武器,解救被敌裹胁的群众2000余人,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表扬。此后,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又先后参加了8月8~30日的澄 战役,10月5~18日的荔北战役,11月15~28日的冬季战役。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一、二、三、四、六纵队整编为第一、二、三、四、六军。许光



第一野战军二兵团 4 军 12 师攻占陕西宝鸡市

达被任命为第三军军长。整编以后，许光达率部参加了1949年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6月，第一野战军组成第1、第2两个兵团，许光达任第2兵团司令员。7月，他率第三、第四、第六军参加扶风战役，于12日占领扶风西南罗局镇和扶风车站，截断胡宗南部第65、第38军及马步芳部之第118军的退路。第2兵团与第18兵团密切协同，猛烈突击，在罗局镇与敌展开激战，成功地阻止敌人突围，将敌3个军压缩在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下午3时发起总攻，激战5小时，敌除一部泅水南渡外，其余全部被歼。我继而乘胜西进，第四军克宝鸡，第三军占凤翔。扶风战役胜利结束后，许光达指挥第2兵团及第63军，与第1兵团组成左翼兵团，配合第19兵团追歼向陇东逃窜的马鸿奎、马步芳匪帮。

1949年8月10日起，第一野战军发动兰州战役。许光达率部担任主攻。25日，他指挥第四军首先突破敌坚固工事，攻占狗娃山。第六军在42门山野炮和迫击炮支援下，攻克敌南山营盘岭主阵地。与此同时，第63军攻克马家山。敌全线溃退，企图过黄河铁桥逃跑，第三军迅速追击，攻入西关，夺取敌人的唯一退路黄河铁桥，占领兰州城内各要点。第六军亦按时攻入城内，守敌除

少数溃逃外，全部被歼，兰州解放。许光达继续指挥第2兵团三个军沿兰新公路西进，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在占领武威后，他集中各军的800名骑兵组成骑兵支队，又以20余辆汽车装备一个营步兵，与兵团战车营组成快速纵队，追击逃敌。

9月21日，与北越祁连山的第1兵团会师张掖，两兵团协同作战，于7月25日解放酒泉，27日解放玉门。

为了开展地方工作，维持社会治安，建设和培育地方武装，1949年12月下旬，许光达率领第2兵团机关回到兰州，兼任甘肃军区司令员。

装甲兵司令兼政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²⁰余年来孜孜追求光明,并把心愿溶进名字里的许光达,在兰州热泪盈眶地迎接这一辉煌时刻。

不久,许光达随彭德怀由兰州来北京,协助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住在中南海。

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商讨建国大事,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人选。但老总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

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些。”

谈论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 我倒是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军队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兰州召来北京,亲自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装甲兵部队之一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这就为装甲兵的组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迅速建立起机械化部队,适应形势,准备打仗。彭总对许光达交代完任务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

炮,该进博物馆了 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原子弹,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你先带个队,把装甲兵搞起来,为部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

许光达说“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

经过请示批准,许光达从第一野战军的第二兵团调来了 22 人,组成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有序地干了起来。

同年 9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的一个崭新的兵种——装甲兵诞生了。

但许光达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众所周知,共产党主要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军队。1945 年 12 月 1 日才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了第一个坦克大队;到 1950 年,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一个战车团,官兵 1. 25 万余人,共有坦克 543 辆。这些武器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少量美式坦克,其余大都是陈旧的,甚至是开不动的坦克。要组建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兵种,任重而道远。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

也离不开坦克。他反复告诫他的同志们：“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我们要树立永远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他边调查边研究，很快形成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经过短短 4 个月的努力，就在全各地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急需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参战，用铁拳教训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中国向苏联购买了一批坦克，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助训练指战员。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要求在 3 个月内完成平常一年的训练任务，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

为如期完成任务，许光达率领参谋人员深入基层蹲点，帮助部队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3 个月后，坦克先遣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为获得第一手实战经验材料，为大批坦克部队入朝作准备，许光达不顾危险亲自上了前线实地考察。他走

遍了每一个坦克连队，并去了步兵部队，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地指导了坦克团的工作。

回国后，他立即根据从前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修改训练计划，重点解决夜间驾驶、防空、伪装和乘员间协同等问题。不久，第二批、三批坦克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志愿军坦克部队进行夜间训练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年轻的志愿坦克部队迅速成长，在朝鲜打出了国威。许光达兴奋地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由于实际战斗，为步兵开路，显示了战车的威力，相当地打击了敌坦克，减少了对我步兵的威胁。战车上的炮射击远，又准确，破坏和压制了敌炮火。我之战车比较优越，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步、炮兵的称赞。”

志愿军司令部在一份通报中也赞扬说：“凡有我坦克之地区，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

这一切显示了现代化陆军的力量。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确，他常说：“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手中的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

1951年11月15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提出了“没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装甲部队需要的人才，他非常注意装甲兵院校的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先是建立了培养指挥、技术干部和坦克维修人员的4所坦克学校。1957年后，又组建了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他亲自兼任第一战车学校的校长和装甲兵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练场，参与制订和修改教学大纲，有时间还给学员上战术课。

对于坦克队的成员,他要求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系统学习坦克三大专业技术之后,才能分配到战斗部队。他重视装甲兵的正规训练,亲自指导或主持制定各种训练条令、条例教令、教范和教学训练大纲。

他尤其重视干部业务水平。他认为缺乏一定知识的干部不可能训练出一个高水平的坚强部队。装甲兵一组建,许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掌握技术,提倡干部的在职学习。他指示装甲兵各领导机关要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条件。在听取工作汇报时,他总强调要结合实际,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掌握坦克装甲车辆技术。在装甲兵机关成立时,他就要求机关干部每人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坦克,或汽车、摩托车。他经常下去督促检查干部的学习情况。

一次,许光达和苏联顾问到徐州,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作业。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在思想作业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王八。苏联顾问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说:“这像一群爬行动物。”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1952年4月,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左二)陪同朱德(左三)及粟裕(左四)视察战车学校时和干部合影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睛被打瞎的情况下,仍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也不怕的硬汉子,现在却因文化低受到难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送他去院校深造,嘱他迎头赶上。

年近半百的司令员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每逢机关的‘军官日’学习时间,只要军委没有重要会议,他都

坚持参加学习，有时去军校上技术课。

1958年8月，许光达趁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前夕的短短几天时间，来到第二坦克学校学习坦克驾驶。他要求教员给他从车辆构造、维护保养、驾驶理论讲起，系统地再学一学有关坦克的知识。尽管当年在苏联学过一些，但科技日新月异，总觉得满足不了今天的需要。他学得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认真，每课都详细记笔记。实车驾驶时，他尊重教员的要求，听从助教的指挥，每个动作都是一丝不苟。当时天气很热，熊教员看他年纪大，想照顾他，要他开窗驾驶，他这时却不听，说打起仗来能开窗 每驾驶一趟下来，总是汗流浹背，就是小伙子也有些受不了。

按照装甲兵的条令规定，学员驾驶下来后，还要参加车辆保养。教员看他年龄大，战争年代负过伤，现在又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要他休息一下，许光达却坚持做学员该做的事。他在坦克里钻来钻去，这也摸一把那也看一看，还不断提出各种问题。

教员见此忍不住说：“司令员，您这么大年纪，这么认真干嘛 尝一下驾驶坦克的滋味就行了。”

许光达拍拍教员的肩膀笑着说：“我是装甲兵司令员啊，不懂点技术，怎么去领导部队呢 再说，我也是装

甲兵的普通一兵啊，为什么不能干这些事呢！”

正是有了许司令员的这股认真劲，坦克部队掀起了官兵学习技术的热潮，为全军大比武的训练高潮拉开了序幕。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中的“技术”，自然也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变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全被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在此时，



1958 年秋，许光达（左二）驾驶坦克后，与坦克学校的战士留影

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远见卓识深深敬佩。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许光达亲自陪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

申请降衔

1955年，是个让军人激动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它既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同时，又根据将军们的贡献，授予他们相应的军衔，是对其以往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所取得功勋的肯定。人们都翘首关注着这一事情。

在国防部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许光达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却深感不安，马上向自己的老上级贺龙请求降衔。贺龙深为部下的高尚品格所感动，但他作不了主，建议许光达向毛泽东、中央军委说明自己的心愿，由他们裁决。

于是，许光达闭门3天，然后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

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们心自问 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 ~ 1937 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



1955 年，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许光达（左一）等颁发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

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十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 年 9 月 10 日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这让毛泽东欣慰不已。在中央军委会议室，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洪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他越说越激动，大

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三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1956年,在中共八大,许光达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又主动提出降低级别。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要求,改定行政五级。

粉身碎骨也心甘

60年代，为了提高装甲兵部队的战斗素质，许光达用很大精力抓部队训练，甚至亲自驾驶坦克示范，为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964年8月，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右）陪同叶剑英观看装甲兵军事比武表演

1966年9月,北京机场。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抵北京。

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刚刚访问回国的许光达一行人,谁也没有吭声,神情漠然。

一阵阵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不时传来“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岂有此理!”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茶几上的热水杯被震落到地上,摔得粉碎。

随着运动的深入,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洗涤。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966年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

晚上,装甲兵礼堂灯火通明,礼堂台下坐满了人。批判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首先发言,高亢的声音,激

烈的言词，在礼堂大厅中回荡。

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

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化，当即制止。

“这不关你的事，走开！”红卫兵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这么无组织无纪律 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他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

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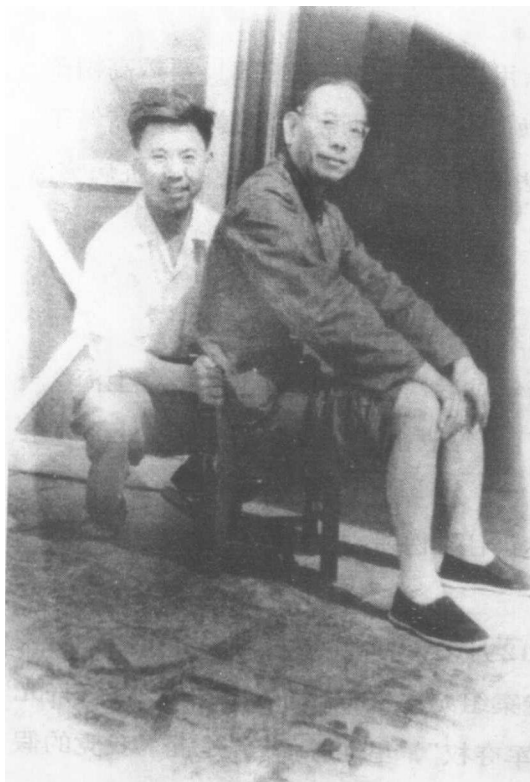
1967年，新年过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相继夺权，好多地区处于瘫痪状态。

新年许光达仍住在医院，病情有所好转，可心情越发沉重。

从1967年12月起，开始了对许光达进行政治迫害和身体摧残。专案组无中生有，编造假材料，诬陷许光达“参与贺龙篡军夺权”；“里通苏修”；“是混入我党的假党员”；是“三反分子”。他们把许光达硬打成“假党员”

“三反分子”，剥夺了许光达出席党的‘九大’的权利。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他和逼他写材料。



1967年9月，许光达在家中

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他79次，逼他写材料25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78天里，被审讯29次，逼写材料29次。出院后

21 天，审讯 8 次，写材料 7 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许光达逝世前 3 天，还被迫请罪。

1969 年 5 月 26 日，专案组通知许光达的儿子许延滨夫妇去医院，这时的许光达已经病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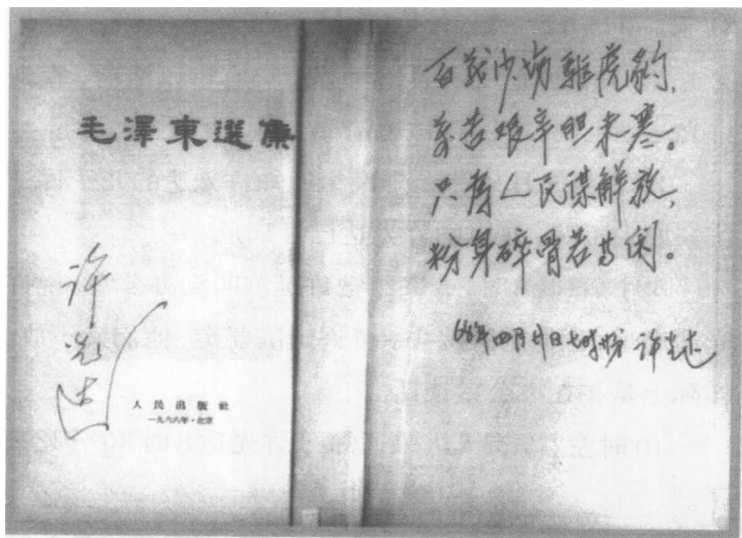
6 月 3 日晚 8 时，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他到医院去。可许延滨要走，他们又不放，实际上是扣在办公室谈话。

10 时左右，有人进来通知：“许光达 8 时 30 分死去了。”

中国的一颗将星陨落了。一位具有现代战争头脑和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不在了。他能够留下来的应该留下来的太少了，太少了！历史就是这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遗憾。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写的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也心甘。



1968年4月,许光达遭受折磨,这是他在《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下的诗句

这就是将军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照日月。

6月26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简讯。

1976年10月,阳光普照,遮蔽中国大地的那一片乌云被驱散了。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1977年6月21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

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粟裕大将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追叙了许光达的生平，讲述了他的丰功伟绩：

许光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光明正大、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我军和装甲兵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光达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

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强加在许光达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都被推翻，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主要参考书目

1. 《将帅轶事》,胡志刚主编,华艺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2. 《十大将用兵韬略》,王乾都、蔡世经主编,黄河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3. 《军事家传略》(下),张如贤、刘培一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
4. 《一代元戎——大将徐海东》,张麟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5. 《一代元戎——大将王树声》,范江怀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6. 《一代元戎——大将谭政》,乔希章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7. 《一代元戎——大将肖劲光》,胡学庆、孙国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8. 《一代元戎——大将张云逸》,于波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9. 《一代元戎——大将黄克诚》,郑博、肖思科主

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10. 《十大将传记——粟裕大将》,郑乃臧、王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1. 《十大将传记——罗瑞卿大将》,穆静、冰如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2. 《十大将传记——谭政大将》,乔希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3. 《十大将传记——陈赓大将》,左波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4. 《十大将传记——黄克诚大将》,左林、周航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5. 《十大将传记——张云逸大将》,罗永平、曾傅先,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16. 《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黄瑶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17. 《开国大将的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

18. 《大将许光达》,王嘉翔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19. 《开国大将的晚年岁月》,许农合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20. 《开国十大将之谜》,木兰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版;

21. 《大将粟裕》,徐学初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22. 《新中国第一代——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文辉抗、叶健君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23. 《中国十大将》(上、下卷),王晓明主编,长征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24. 《将之战》,多人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25. 《世界著名军事家的少年时代》(续),陈春华、谷丰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26. 《中外名将实战录》,王虎、秦晓周、贾俊明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附：阅读测试题

一、填空题

1. 1919年, 11岁的许光达考入了 _____ 的沙县立 _____ 部, 与 _____ 是同班。
2. 1925年5月, 许光达由 _____、_____ 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 转为 _____。
3. 1941年1月, 许光达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 _____、_____ 和 _____。
4. 1950年9月1日, 我军的一个崭新的兵种—— _____ 诞生了。

二、选择题

1. 1930年, 红六军与 _____ 在公安会师。
A. 红一军 B. 红二军
C. 红五军 D. 红四军
2. 全面内战爆发后, 许光达被任命 _____ 第三

纵队司令员

- A. 晋绥野战军 B. 西北野战军
C. 华北野战军 D. 东北联军

3. 1947 年,许光达给彭德怀一个漂亮的晋见礼是
_____。

- A. 榆林战役 B. 石家庄战役
C. 清风店战役 D. 苏中战役

4. 1950 年,中央军委任命 _____ 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 A. 粟裕 B. 徐海东
C. 许光达 D. 黄克诚

三、问答题

1. 在黄埔军校,孙中山的什么遗训是学生们的座右铭?

2. “抗大”的校风是什么?

3. 1951 年 11 月 15 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什么观点?

4. 许光达为什么要申请降衔？

5.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他在扉页上写了一首什么诗？